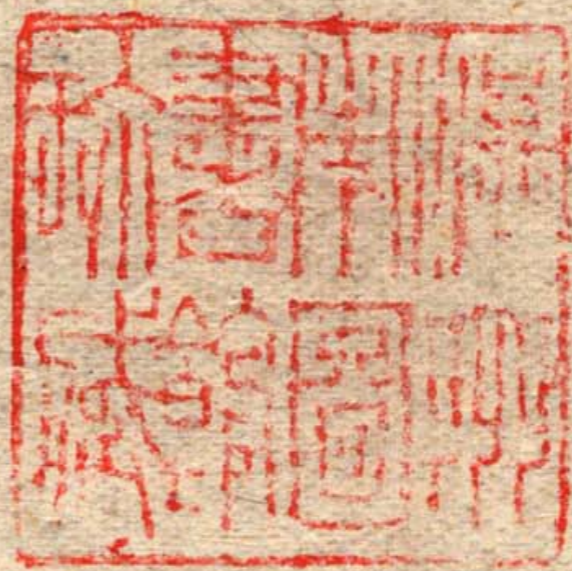


天嘉業書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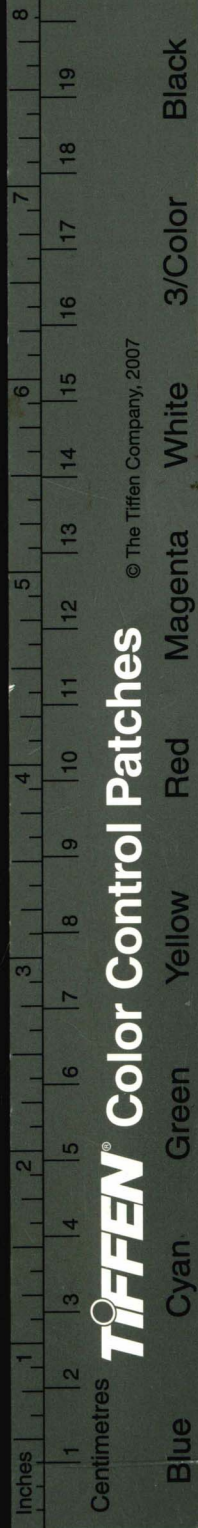
01058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二

書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某聞燕王市駿馬之骨賢者歸之句踐揖怒螳之臂士為
 必死是皆推誠異類猶感切于人心施諸功臣焉有不格
 其惟皇上即位之始首雪岳飛之冤天下知與不知無不
 稱慶逮今數月宐人人有報効之心求諸軍情乃反有紛
 紛之論此議者過也日者樊建以晉武帝知鄧艾之冤而
 不能直知其得諸葛亮而不能臣推恩于飛寧不類是使
 飛果反朝廷不當昭雪為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則
 亞保之禮不當有廢國家縱不能歸其賙贈追加封爵猶
 當反其田宅畀之恩數親降黼座臨奠其喪會其子孫以
 禮歸葬使人知為子孫之利則為善者猶有所勸今獨不



然惟復其封而已改葬之禮非復典彝官其諸孫僅同卒
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賞猶世其家而獨于飛偏有所靳以
求人心之感不亦難哉德壽中興之成不過張俊韓世忠
劉光世秦檜四人而已四人之終禮有異數今其子孫或
位孤卿飛之功勤不已加于四子斃于非命自乎既往追
之來者乃至于是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魏佛狸飲馬瓜
步宋文帝臨江而歎以爲檀道濟不死虜不至是曾不能
追錄其後識者有以卜其世祚之脩短逆亮南寇胡人自
爲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然則所以激勸士伍者安可
不厚仰惟都督參政相公以道事君以誠體國明飛不反
公議攸歸恩禮不加想當未愜于鈞重建言宸極在乎警
欵之間使優孟不至咲人則人知鄉善之利矣某鯁生晚
進不知政體伏念先子薦飛爲將伯父參其軍府今日之

事不忍不爲一言願飛已亡何有遊說徒爲國家惜此舉
措不馱人心管仲所謂知善而不能賞之與郭公之亡何
異是則雪飛之冤而取眾怒不若不爲之爲愈也行府信
能終始茲事史策當不負人人心之歸本朝又安知不在
茲舉也況今行營將士往往故飛部曲求其死力莫此爲
善惟鈞慈闕略鄙夫之妄決而行之不勝至幸

與汪參政明遠論屯戍

某比者伏蒙鈞旆視師沔鄂經從下縣得獲迎拜道左深
慰久違瞻戀之誠自惟寒賤小官參謁相府不敢越次上
干掌客區區之情有所未盡然某去歲伏蒙眷遇之禮優
出倫輩感德之厚未嘗一日敢忘苟有知而不言實爲負
恩于下故敢輒盡底蘊仰觸鈞嚴某昨饋輸信陽自黃陂
而北地形平易實所備覩德安雖有軍戍其外並無藩籬

古之三關漫不復守，件落漕舟數百，沙磧不可上通。急緩出口，既難適足。濟師資寇早來，得信陽周判官初九日報云：陳蔡之寇來者，日益或有侵突，當爲不可勝以待之。如件落東入陽羅，西通漢口，順流而下，不及數程。某自孝感而歸，再宿而達縣界。今也光黃既無師眾，而德安單弱如此，使三關屯守，猶恐無險之可依，不蚤圖之，竊恐無以豫備。不測萬一虜以萬人侵犯安陸，則我軍與之相持，別軍取件落之舟糧道，可以兼得。順流南略，則武昌夏口爲可深憂。不知行府可以先成侯之來，爲區處否。至于黃州一路去歲申稟已詳，更乞鈞慈俯賜照察，干冒僭越，不勝戰栗兢兢。

某竊聞行府非晚視師漢上，此固先務。然聞蔡寇日急，區區之見以爲此行猶可少緩。要當嚴戍襄郢，固守德安，東防武昌，以須成侯之來。然後鈞旆西引，有如檐車，遂發萬一德安而東，忽有警報，此既未有主帥，恐失事。幾愚瞽獻言，敢乞恕其狂妄。

與汪參政明遠書

某聞待敵之計，和與戰攻與守而已也。四者交修，可以無敵于天下。又其次者，擇一而固守之，然後事功可立。未有四者並棄，苟安朝夕以待敵人之自斃，而事能克濟以終得志于中原者。中興以來，是爲極弊。昔先大夫右史嘗爲趙相國言之曰：今待大敵而規口不素定，安危付之一決。進退繫之臨時，愚竊爲朝廷危之也。近歲用兵，弊則彌甚。國之兵力，況加怯于前時，以此圖功，烏能保其必勝。此其所爲寒心喪氣，廢寢食而憂之也。爲今國家之計，和攻之事，蓋難言矣。惟戰與守，皆不得已而後動，是特不可廢者。

東西萬里雖分之大帥其董帥宣慰非公相則侍從之臣也戰守之具可謂略舉不幸事出慮表再募之內劉錡東弊吳璘西蹶淮蜀爲中流之臂今幾失所恃矣荆襄之地獨賴都督參政相公威德昭著鎮撫六師隱如長城折衝外侮安危之寄可謂獲有所託豈惟生民之福實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愚者之慮然有若可言者浮光以西商洛之東地非不遠也而嚴備未設胡騎萬羣颺散雲集而計略未定設虜乘西師之勝而耀兵淮泗窮中原之力而徑薄江湖批亢擣虛驚南備北我師犇命之不給而四顧纍然亦有可憂之勢矣事至而慮慮將無及及今先事數月不若早有所定料將帥之勇怯察地形之險易可守可戰豫爲之謀應敵之方較若畫一使彼計無所出則將送命于我生之殺之惟我所制比之臨事而動其得失固未易

以一二計也惟某官圖之某寒賤晚生初無片長之可取伏蒙鈞慈眷遇超邁等倫方當辭違庸敢効人之碌碌以孤恩寵于黃扉之下顧敢輒盡底蘊凡平時所不能自釋于中者仰爲某官陳之如蒙恕其狂愚不賜誅絕庶幾干慮之一得幸聽而熟思設爲宏規以澤天下則凡覆燾之內均服茲賜豈惟某一人獨被帡幪而已思報恩德不知言之淺深伏惟鈞慈財察大幸

與汪參政明遠

伏自湖口請違舟御適遭甚雨不得一望鈞光中心歉然迄今四閱月矣依仁印德可勝朝夕之私自惟位下人凡鄉也竊會樊楚得託鈞芘伏蒙寵遇推許之意良厚殊非庶幾之所敢覬此恩此報何日忘之昨自孟秋抵鄉竊知鈞旆至止臨海卽欲僭具函牘詢問興居而家貧乏人百

穴交至故區區之志有所未伸誠非敢慢想必蒙鈞慈洞
察之也邇辰不審鈞用復何似大抵大臣遇合進退繫國
盛衰動靜之間必與數會此不可爲時俗道而可以消息
觀也大人君子立乎本朝患道不行去畱固非所恤某官
鄉秉鈞軸視師襄漢適當逆亮南牧之際蕭劉二寇跳梁
邊鄙當時諸道負宿望擁重兵者犇逃逋竄之不暇某官
談笑而卻之如吳拱之奔襄陽自非力障頽靡則上游之
地豈復有如今日又如變故之後人情安于故習某官力
主大義屯田襄郢實爲無窮之利大音寡和宜眾人之不
識也宿豫之事與夫出處之節蘄陽拜侍某官固已言之
洞識幾先世所無有豈咕咕口語可爲輕重君子不可罔
以非道公論行卽自明仰惟深造道真處之當裕如也某
自歸鄉關後雖人事日接塵坌可厭而無在官役役之念

始覺此身之爲己有亦懶者之私便但自動之靜乍然自
適乃人情之常何足爲某官道然辱眷素至竊敢及爾敢
乞鈞照某窘于寒飢秋冬之際不免赴調武林時方倒懸
某官必非久于外者佇聆宰司之召別陳賀悃有如車騎
未發尙當取道丹北拳拳之誠併圖面稟次口

與汪參政論邊事

薄聞虜以重兵戍許昌遣將攻皇甫倜倜軍無儲粟援兵
理不可緩觀虜揭榜陳蔡雖若有善意然其姦謀詭計似
別有指政當靜以待之襄鄧地連汝洛不得不以爲虞光
黃屯兵不多尙當益備不識麾下諸將嘗有及是言者否
此等進見尤不厭數如蒙賜之坐席接以溫言使人人自
謂己親可以收其死力仰惟寬慈謙厚于此端不待言某
違遠匪遙所見不敢不盡

與汪參政明遠

去冬趨造釣屏伏蒙謙尊降接略去等威已爲過分重以燕犒勤縛下情不勝愧荷之私自爲一介晚生初無蟠木先容之紹武昌一見遂承顧遇如此逾久不替退而循省何自得之有以見大人君子急賢好善之心誘掖後進雖菅蒯之賤樂就成之無所捐棄世衰道喪達官聞人不以富貴自驕已爲盛美況能下士而又假之顏色實爲曠世希闊之事力振頽風知有人矣如某微物何足以當盛意知爲當今之士得所依歸爲喜也恩恩請違又復半年雖引領門牆怒如飢渴而滯留錢水者再月稽延武進者歷時附便無從而記室之間遂闕如也怠惰之責固無所逃徒以雅辱賤知不責小人之禮有以自恕想必蒙洞察之也卽日中夏炎溽共惟浩養琳宮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

福某區區之迹仰託鈞庇竊自夏初旋里卽欲走介訶問興居偶家室暴病頗危愆延遂爾雖然仰望星斗乃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城之下也武林諸緒大凡如昨言之非惟無益徒使人情遺憤所可慮者公論不立時無一定之謀士夫務快其私以權相軋邊庭備禦因茲而廢雖一時望人其名少稱其實其間號稱遺直素以勁正聞者察其所言不過矯俗而已施之于時未見其益虜情大略如是顧皆以愚懦待之比武昌同僚及寄居自湖右至者其言大帥經制雖不甚悉然其事亦可槩見如罷屯田一事率爾而行耕牛農具之屬散失幾盡朝士亦知其謬此獨事之細者又如議弃襄鄧退軍鄂渚雖三尺童子咸知不可而持之甚堅牢不可破李橫雖少直辭取怒然其議賴此而格況又虛驕自處下情不通某官旣去之思不殊召伯在

江漢之間也某鄉在臨安雖不敢求見當路間有親故在列不得不一見之嘗爲某官詢訪異時飛謗之所從來大抵所傳皆妄要之言者以公于前揆路有所厚善彼嘗不利于己故率意而騁采之輿論則皆知其非矣君子之不可罔以非道理有必然者何足計哉何足計哉某輒不自量顧惟受知門下苟有愚見不敢不布腹心臨海士夫想不無時造屏著者竊量其意不能不無所希大者不過宛轉欲求薦章細者亦各望其所欲某官守道不阿豈無拂其意者謗生觖望理所宜然顧蒙之心以爲不若一切不見之爲善也況爲大臣方釋事權平地風波易成橫議纖細之隙不得不防自非卻掃杜門謝絕郡縣小禮則小人利口何自塞之某蒙被眷憐雅出倫等昨在錢塘逆旅偶有所聞某官廉節素高曾何足爲盛德累在某出入門下

聞之不敢不稟鄉非兼容廣納雖某亦不敢言也伏惟鈞慈是監是察在今講戰未決待人而定某官至誠達道簡在二宮召冊之頒相伊朝暮此士夫黔首引領而須者參侍尙阻敢乞對時倍萬保合爲吾道斯民珍重

與汪畱守明遠

竊聞北戎講解議定誠可以寬目下之急在國家亦一幸事雖然虜情萬變恐未必得其要領斷國論者平居無事鮮能推賢讓能與之圖天下事卒有意外之慮則必逡循退縮諉其素所難者與人竊惟社稷重臣在江外者其聲名威著固無加于鈞望異時委寄斷可知矣如以宗祏之幸徑還國秉格天之業由中及外蓋有不待言脫有事如前慮則今莫府部郡地盡江表循江以北皆其障蔽如地形之險易羅落之疏密將帥之勇怯兵旅之精惰有不可

不豫察者帷幄之論想已素定投機合變會當決勝于廟堂疏遠之誠然猶有不能自己者妄陳僭說敢惟不賜厭斥而采察之凡今之究虜情者例不喜聞其實圖邊事者偷爲一切之計充飢畫餅財足自誑大臣憂國力之所不逮者固無可奈何有如得志得時行其素蘊上之正君治國內清朝廷下之澤物又民填安華夏是皆道學餘事當次第而行之近時淺俗之夫類皆見不及遠方邊隅無事則趨時鄉背歌頌升平一遇兵興則又高談克復其說信美然實非今所宜至如屯田淮南所以守衛中國如鼂錯何承天之所建白似可施之于時而人無或圖之此又大不可曉者自治之說在所不論比聞大政有禮官失于探討政府未能裁正者所繫甚大處之當必有方待人維持眾論固有屬矣私心憤發不覺深言惟大度容之

與汪樞使明遠

某頃自丹正拜狀之後踣伏里闕問便無從弗復奉記籤典中間嘗以姪子沿牒江東寓書以行已而得試上庠遂不果進旋聞袞衣歸國正席西樞以爲旅賀盈門要非有補故不欲隨眾人之後況小官待次諛當自縮輒以姓名關達相府似非舉措用是蹟絕主記媿負何言微末誠無所布露惟是巖瞻斗仰馳切于衷雅蒙度外包容必不以此爲過比者伏聞超然遠引力辭公輔之位睿眷方渥顧欲倚爲社稷之鎮優詔裁抑士論休之咸謂數十年來茲事罕見詎止激揚薄俗直可詒法後世甚盛舉也某雅曾出入庭庀伏蒙矜寵隆至詠歎喜躍豈易論哉然而區區之情私憂過計輒有管窺之見偶不同于眾者欲遂緘默則思異時受知之厚苟爲有益鈞聽不當以嫌過自屏絕

故効悃幅伏惟鈞慈采察而審思之如君子之所爲非小人之所識者亦惟曲賜掩覆恕其狂易伏自某官趨拜歸詔始以十事要說九重雖古大人正格君心何以加此士夫引領日遲台席之正乃聞尙縮樞軸增重本兵有識之情頗復疑怪之矣仰惟明謨堂陛密勿萬微必有至覲至深非天下可得而聞者四方之人想當陰受其賜人情不能知感造化曾何取于文成房杜之門哉竊惟自更官制以來右府不置大使閒或除拜則非元臣不居由執政躡爲之蓋前此未有一人所以寵正樞極人意其旨自有在某官徊翔引去可謂進退有節勉爲畱處彌見從容然思今日之朝似可一言而斷有如君臣道合足爲明良之會興起德化正在今日設不至此又何疑焉誰無功名之心于所不可則當以禮爲重雖古明聖寧易是乎日者欵贊

之初能如姚元之司馬公之舉從違自可立見若不得已宜可一如富公在治平閒牢辭故事不以三公易介在某官固優爲之不然日又一日勳庸未著善人失望易成詆訾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過涉無咎猶爲不益于人卽今日以觀方來可不占而見矣敢惟不棄堂下之說少加軫念所繫匪細不可忽也尋思此來頽靡之俗士夫以言爲戒受人虛己居顯位者尤竊難之某非以舊沐大恩未嘗以言得罪仰知某官包括之量安敢及此率然披露心曲不思深淺之避未知鈞度宏廓果能鑒其狂簡也邪未見顏色厲切薰心賤牘常儀徒爲塵瀆不敢以此干汨伏乞鈞照未期待見伏乞若時體道懋毓太和以爲社稷無疆之休佇調中鼎慰此黎庶不備

梅霖蒸潤共惟浩養琳宮優游里第天實相之鈞侯動止
萬福伏審超然遠覽解去政機難進之風高視前古仰惟
慶慰竊以公輔之官尊榮莫二先賢雖以建功立事而聞
人名士昧于幾微怵此空名失其所守用招覆餗之累者
其亦眾矣孰有對掌大鈞之臣眷眷方寵中鼎虛席而能
力自引去四方之人想望風采咸謂鳳翔千仞無以復加
雖雅不知我公爲人于此無不心服稱嘆是可賀也雖然
君實去矣如蒼生何疏遠狂生所以爲時而喟也伏自鈞
旆分正別都之後某以貧甚不能專介詞問起居嘗于便
中一拜稟日行者中道輒返持以見還及聞宥密之歸某
以寒微不欲通名相府且謂旅賀無益不復上牋後以淹
久西樞人士不無二三之論某不敢自顧形迹竊嘗奏記
仰贊見幾之作迄不知浮湛未審果曾干鈞聽否意者某

官進退之節上通神明天方錫予善人故非悁悁寒人可
得而與微蹤寢若疏外愧負多矣惟有拳拳之誠未嘗一
日不在屏著之下也鈞慈遐察不以深見罪乎永嘉時有
山東人歸言北方剽倉糧水軍厚募以收江海亡命且營
戰艦疏漕溝閱步兵教強弩雖未必誠是然以人情料之
必無久和之理何者前時尊事胡虜蓋以驕子奉之今所
欲必隨要以信誓彼尙寒盟首事不以爲難今雖屈意如
前閒罅多矣大酋沈鷺既不與前主同其不請盟必以我
爲厭于多事一遣使介足令上下解體以待彼之事集它
時大舉不爲造端觀其篡殺之謀亦足以見其謀慮之深
也吾國太平久矣民力單匱今年又復霖潦秋稼必損無
事尙可過此奈何某官之去闕廷德望彌洽袞繡旋返斯
人蓋翹企而俟嘗論平居少事從古難于用賢恐懼之求

進若寘諸懷者其必然之理矣如不得已甲兵糧食猶可
隨急取辦所深患者無才之用耳世以居閑當事比之棋
弈動民于靜故謂當局者迷頃張魏公在湖湘天下意其
知人必富起無應時之用物望闕然勳業聲名隨輒掃地
某官碩德重望爲世尊仰謝事高舉安得忽然于世縱公
兼忘天下天下將卽公矣均逸居閒無非暇日是可益懋
經綸之業稱量人物茲也其時無求備于一人此周之所
以收入士之用近來責人太備掄材不審位寘乖迕故不
聞有適用之才某以爲從古才難何但今日略其所短誰
無一長絕利一源則雖聾瞽之人視聽猶十倍之蓋以驅
羊而使堯舜曾不若一小童韓滉掌鹽鐵時有故人子上
見滉命之飲察其才無所堪然而終席身不動搖未嘗旁
睨而語使典門禁危坐府門而卒吏無敢擅出入者用人

如此世寧有棄物邪今誠賢傑英錄它日隨才之用將無
適而不宜古之良醫所以收治口之效者以其蓄藥良備
且知所以爲方起死之功初非一日之積蓋如牛溲馬勃
皆素有之雞蘇豨苓有時而帝事之闕用乃見其窘然則
藥籠中物儲蓄可不素邪相公稱物觀人近同衡鏡而某
又言之者實有望于勉之吐握之勤惟幾常以自廣二聖
凝行如此公豈久外者邪宰相職在命官上而正君正國
進賢退不肖下攘外侮以澤天下者非人無自集也苟觀
者見事常審某何敢自謂之知起爲蒼生直庶幾于大人
君子而已伏惟鈞慈少加軫念宗社生靈之福也某有言
狂僭似教大匠之斲不敏之責亦惟寬而察之某歸自武
昌及今正三歲矣雖窮居閭閻曾無官守之責得以修理
舊學良有樂處然而口姪皆已及冠會指猥多伏臘不供

久無祿食之助而金華官次尙兩年餘爲吾有殊殊若可
累然思世蔭卽不我逮蓋未能無妻子之畜以斯自處亦
聊可以安貧雖辱賤憐故敢道其蹤蹟未期承望几鳥伏
乞爲時爲道保合太和願俟衮衣之歸慰天下望

與汪樞使明遠

拜違履鳥忽三見春引領崇墉如隔霄漢迺心瞻跂朝夕
以之伏自分正別都嘗一奏記行李中止弗克上通後承
牢讓機衡又憑叔祖侍郎便行拜狀旋聞琳宮得請復因
洪丞相埴許教授僕附問起居旣邈不知浮湛府第逾遠
家貧不辦遣力有同自絕恩門略其迹而察其心或庶幾
乎雅量之兼容也卽日炎夏鬱蒸其惟弭節維藩神明所
相鈞候動止萬福竊以宛陵古之重鎮于今輔郡之雄比
朝重臣然往均佚茲地是來開府禮則宜之雖然贊相彌

綸之才誰踰公者剖符尙爾豈聖時求治意邪衮衣之歸
想不遠伊邇也某輒有淺近之說敢薦几格之前嘗謂于
民爲親莫如守令令職卑賤制不由己爲民夏屋惟守能
之故自出鎮大臣下至銓補之吏雖官有貴賤其爲守郡
一也撫字之職盍當有二事哉邇來貴人守藩移于崇高
之習養重絕物比比有之平易近民所未之見責以吐握
之事則古今異世矣夫自處太高則下情無復上達不與
物接則于利病何所聞知是故小人得以蒙蔽爲姦發政
動多過舉人情赴愬無所則怨謗之所生使人不以君子
之道期之豈惟處己之過民社之寄盍不負所託邪樞相
出視六師內顯樞轄待人接物尙乃溫溫其恭以此偃藩
謙尊可想而見卷卷之望猶願常以周公自廣戒于諸公
之作則下情盡而百事理小人無以阻閒于其閒矣比年

理財諸公設爲奉土之說侵漁至于竭澤郡縣習以相高至民事則緩之殊失所謂奉土理財之意爲國深計可爲憂之所賴名臣力變澆俗嘗論下苟信服財且不勞而辦居上而能節用此理財之本也卽哀斂以充谿壑之用亦何庸窮盡哉某前拜番陽稟日嘗以平居無事可以收拾人才溷瀆聽聞不知果曾達主記否今日廟堂又與前異人情疲于金穀之問則于其它執不暇講樞相名德兼重夷夏聳服揆之事勢寧久外邪在藥籠惟幾多所采納以待適時之用立邦家之基某不勝區區大願如此非公至誠好善某亦何敢怛怛怛至于此邪

與汪樞使明遠

春閒便中伏蒙荅賜鈞翰如侍函席忻如之何然惟丹正請違忽復六歲引領牆仞有同川流百折而未嘗不在東

也竊聞士夫之論謂所以治宣城者威而不猛和而不流今吏之良已不易見大臣出鎮永有譽者尤爲希有孰知政所自出蓋非眾人擬議所到大賢居之固裕如爾非徒下吏私喜社稷爲有望焉甚幸甚幸卽日仲秋鄉涼共惟黃閣燕清宜民豈弟天相神佑鈞候動止萬福某檮散之質曾無毫髮所長固已絕意改官夢魂亦所不到蒙恩召對冒榮京秩願惟學術淺陋而于應對進退尤非所能無以感悟天聰祇增媿惕實王樞公明之舉其爲矜憐推挽之賜有所自來矣中心銘感何日忘之然而待次六年典質以濟之官就道承命于行欲進赳赳退固不可不免走介情告政府求終金華之任遂自富春捨舟問道餘杭寄家延陵以就親戚辭不見聽黽勉此來叨竊覲顏厚如重甲蒙恩補縣諸公雖以闕許之然殊無關可填又須數年

之待幸脫選調言之如無厭足久貧失祿亦茫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精力盡于作縣其可再乎冒昧居之曠敗無疑矣夙蒙愛憐敢訴冒臆某是來皆荷諸公前席察其人物極一時之選也天下重任要須擎天之力而後可辦王樞雖有大志朝中號爲得君以某觀之未必然也王能奮然撥去常俗偷安之計頗及邊防備禦羣吠所怪至以用兵迎合非之微扣其端不爲無意于戰某嘗謂以中原爲不可復者不明乎古之道以爲便可復者不明乎今之執紀綱未振人才未富孑然孤立人主未相傾信而能勳業成就古未之有國力如是其能濟乎某雖嘗告之言輕終恐無益樞相賓主道洽能爲天下發一言乎某比者竊聞力請真祠喜于進退有禮章不再上當有說也衮衣不歸而久居輔郡雖未害于君子之度不若以義命爲斷使天

下有覩焉仰知道德之存心故敢贊以決也道途之說舊相以憂去者殆將有奪情之命惟今中鼎虛位負物望者無踰樞相乃睠在彼似非人力待命相而後請必恐涉于浮議期於必得而去自無嫌也狂瞽之言惟所財擇

云云

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某去歲之秋趨召京邑以未朝謁諸公都未克見侍郎初
無一面之雅何所聞見先枉車騎臨訪逆旅強相投拭延
譽于諸公間畱官中都惟此之故以門庭之清峻某日被
延接又愛之如手足視之若交朋泊假節之行凡所以為
忠告善謀者無所不用其至啓途之後非惟室家日被存
撫而蒙念慮羈孤之跡賜問朝夕相繼雖古王公待士何
以加此交情之厚殆未之覩某小醜何足當盛意邪自媿
妄庸曾乏一言之助慊焉內顧負負何言自齊安奉書者
還伏領回教之後嘗三附置拜狀皆不克關聽覽兒姪以
都不知台旆所往盡畱之于家某雖有承問之心亦不克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劄子

淮西與周侍郎書

必大

某去歲之秋趨召京邑以未朝謁諸公都未克見侍郎初
無一面之雅何所聞見先枉車騎臨訪逆旅強相投拭延
譽于諸公間畱官中都惟此之故以門庭之清峻某日被
延接又愛之如手足視之若交朋泊假節之行凡所以為
忠告善謀者無所不用其至啓途之後非惟室家日被存
撫而蒙念慮羈孤之跡賜問朝夕相繼雖古王公待士何
以加此交情之厚殆未之覩某小醜何足當盛意邪自媿
妄庸曾乏一言之助慊焉內顧負負何言自齊安奉書者
還伏領回教之後嘗三附置拜狀皆不克關聽覽兒姪以
都不知台旆所往盡畱之于家某雖有承問之心亦不克



知所寄也旋聞去國兒輩遂不及送聞之惘惘宜蒙不以
怠慢責之伏承出處之道綽綽有裕其視近時名流尤更
合節不敢有姑息之愛敢以爲賀雖然晉公去矣如蒼生
何某碌碌疏賤甚恨不得追逐祇君子後塵然亦不敢輕
躁動歸心卽數月之後遂當求一外補京官俸薄非私計
所便淺中狹量詎宜久在都輦獨行踽踽復何聊賴但苦
無人借助有請之爲難耳齊安合肥賑糶各不過三百四
五十戶餘雖萬計皆客倉主家在民猶在官也用度方窘
復不欲強收之壽春有歸正數百家十年請佃不得不免
括取包占未耕田畝均給取彼于此在土人能無得失之
患而亦不可謂擾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不識台意以
爲如何某本擬中夏東歸近又得旨覈實二麥禾稻略無
可以稽據不過取其稅籍考之文具之事雖有所不免然

在誕謾之喙誠有不可罔者此外別無可著手處只得爾
也諸郡文書略皆來集季夏上澣或可東泛恐欲知此端
緒故詳及之不能推廣主恩媿于期望多矣傳聞旌車已
歸廬陵甲第故因景望便郵伸問啓處庶幾必達不暇卹
浮湛也令弟光膺召節伏惟歡慶某未被斥汰尙可求侍
都輦尉懌之至台眷上下伏惟均受繁衍

與張左司書

札

卽日秋氣澄肅伏惟徜徉閭閻台候神相萬福某先君右
史先伯待制皆受知于先正忠獻致位從班辛巳歲某備
縣鄂陵伏遇元戎卽鎮金陵得迎拜于蘆洲江步時已昏
暮伏蒙略去貴賤等威賜之坐席溫言慰藉詳問存沒區
區感戴鑿寐不忘伏自忠獻薨背某僻在海濱都失犇問
徒切慊然比年待次毗陵日聞左司以道學爲諸儒唱告

猷悟主幾振吾道非獨爲先世私喜實爲善類公慶某方
辭審察之召雖恨不得摳衣几席而友朋陳君舉輩仰荷
予進獲聞至正大中之論所幸已多且蒙不察其愚乃欲
力相汲引某自顧觸藩之久懼涉其怪又貪承教去夏遂
謀入都以欲一見鄭景望吏部取道宛陵忽聞出鎮宐春
行次茗水亟與林擇之秀才疾走吳興郡下至則鷓舫已
西到都乃知謀過義興枉道臨訪差池至此彌更惘然合
并之難一至于是然而千里明月奚遠近之拘邪某自去
秋中備數京輦雖與伯恭子充親洽然以人情益薄不敢
顯白相從到官之初一謁當路是後弗敢復見至前忽蒙
假節淮西恩恩徑行以臘月中旬至部江饒流移旣已賑
之無及而淮北歸正無非守將之欺小人黨與強盛不敢
顧身三以實聞僅能寘之于理過元夕至江浦始與趙帥

俊民收流移之未業者爲官莊以處之齊安二十二區合
肥復三十六圩之舊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戶其餘土人招
爲客戶無慮數千人情不欲聞官所籍止三千五百戶主
惠至渥不能有所推廣不學無術臨事乃知其累所甚爲
朝廷歎者荒田蕪于包占經理害于無謀歸節之際不敢
一毫隱也聖恩過厚職秩皆蒙超次之除還都百緒一新
進退方谷偶吳興闕守驟蒙中旨之授用踰其分誠劇畏
悚而在一身出處私計雖自爲謀不過如此然而近圻名
郡干瘡百瘡甚非綿薄之所宐居況又蹤跡見日于人危
如秋葉吹竽鼓瑟孰非孤露未知所以善後惟在我者不
敢不勉是外付之造物人事詎易必邪念未參識宐當道
術相忘竊思記問不通人情有所不可輒盡底蘊庶幾有
以察之復念古今異時變態萬狀謂非在已無惡無必于

人用能觀感化服異端會將有濟騰口無益于事祇招謗
訾適以害道有矣要當深思密用退藏是乃待時之計鄙
見如此不識有取于斯乎辱以聲氣相求無惜鞭其不逮
至懇至祝某復有少稟先正幕府所繪被邊形勢頗得表
裏之要輒欲就乞傳本以廣未聞人旋得蒙垂示甚幸台
眷上下均受如山之祉湖中有可委者無巨細辱示某去
就之誼未知當作何處且欲爲卒歲計不識可乎可以警
其愚萬乞疏示承晤邈未有日敢祝加滄進業行以大學
光明于時

與朱編修書

熹

某永嘉之世先子舍人嘗從文定胡先生學某少失怙恃
世父哀而字之未冠世父亦亡迫于婚宦家學淪替掃地
非復遺餘竊不自量念弓冶之將墜痛策駑鈍料理書業

雖夙夜兢兢惟憂閒斷其如天資凡下易爲廢闕狂奴故
態每每投閒而作自治不給乃與事物應酬方寸勃蹊動
輒傷事士夫喜以目聽謂之曰能豈不自知但無可入耳
思得有道取正俛俛然未知所之竊聞講道甌閩作成善
類鄒魯之教西洛之學彷彿尙猶見之正始之風何意復
聞于此喜幸喜幸所恨一官匏繫願振衣而求教未能也
飢渴之況未足形容願見之心久欲奉尺口之書疑于無
因而至念拙士夫之後益以聲氣相求必識面而後交歲
月不吾與也鄉人鄭郎中景望某所畏事者林擇之學于
門下嘗與之進景望辱知遇矣某過景望因獲交于擇之
擇之弟擴之見訪吳興自言亦門下士不因其歸求教幾
自絕爾在禮士不介不見茲某庶幾焉者琢磨之賜繼今
方有望焉某不自詭交之淺敢有謏聞之獻伏審明揚昭

代屢賜弓招引義牢辭不忍屑就此固足以廉頑敦薄誠
近世所無有區區之見竊有所疑仲尼出處周旋某謂盡
可師法他人過與不及以爲賢則有之曰可通行非中庸
之道也居身過厚高日斯人不一援手拔毛此遜世絕俗
之士意非執事所與今百姓病矣惟明于醫國者爲能再
生之聖人于魯定衛靈未嘗不切切于遇納約自牖要非
一日之積必若伊尹之學恐不可以望人于秦漢之後也
某守身不固已失足于時矣通記之初乃効鄙夫之見取
予皆未必是尚須察而聽之必不可爲徐去非晚伏幸念
存湖學權輿于胡安定本朝人物之盛由來造端于此今
也齋室如故流風泯滅某假守無術日夕疲于期會困于
鞭督雖戴星出入曾救過之不暇教養之事未遑議也未
知何以處此準幾不屑教誨或能黽勉從事尚有補耳何

當覲見一洗我心伏祈進德惟時頤養蒙正以斯道光明
于世

又與朱編修書

卽日新春尙凜伏惟養蒙邵里自天祐之台候動止萬福
某仰德之高聞風之說于今蓋有年矣且無因而前無介
而見有所不敢去秋林擴之見過具道其兄擇之不以某
之庸不肖亟以姓名誤聽且蒙誘掖之意以故忘其愚且
鄙也輒冒貢以尺書仰蒙大度納汙不見誅絕教翰寵荅
慰藉瘡卷自顧何人奚以取此感媿之劇未易名言誨喻
諄諄仰見嚴于出處之際某滔滔昧進固不足以知此然
而仁人蒿日其將如蒼生何將母有莘之耕必待禮而應
也某意無可無不可不猶愈于甚邪想惟不拔之潛決不
以狂言動愚見如此其敢有隱情乎丐一思之勿以人廢

言也下問湖學其興廢之所由來誠如高旨甚可惜者異時作人之地今爲利害之場與刑名之習耳慶厯所取則今學規與夫作院制器之法故府焚于延火求之略無可證詢之耆舊亦無存者惟聞學之齋館與伸道義勝澡德誠明四齋爲安定舊名餘不可見時雖分藝以教蓋初不以名齋士雖學書不廢騎射琴瑟今齋館中射堂尙存泮池之旁猶有樂齋之目門人之盛後皆饒名登科記中學中舊存當時賜書與孔子伯魚畫像亡軼殆盡比方略整齊之此外無傳可爲傷歎爲之師匠某何者而辱望以此耶然與朋友共成之不敢不勉方懼罪斥詎能如所欲哉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乎章句誦說校之近歲高明自得之學其効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

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說邪昧者盍少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爾餘子類能有立于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緒餘耳成人成己眾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于一方要爲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冊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辨而章矣民之秉夷向也明于西洛今焉泯泯舍門下其誰取正傾困自獻庶幾擊而發之母惜鑪錘痛加橐籥尙祈階以有立免爲小人之歸此區區所望于下執者萬丐哀而藥之胡先生言行錄范滂夫集謾備藏史輕瀆至媿程易胡易郡有模板不敢獻所厭飫林擇之書以浼門吏丐

求端便送之

荅尤溪石宰書

啓

某僑寓延陵獲聞武進之政與朋友交又知淵源之學悉臨下之有本恨承望之未階顧無因而進前不敢造次修記林擴之見訪遠勤先賜教畢承搗謙之過厚蒙期待之非宜退省其私洒然汗背某不省嗣先人之遺業奪于急祿舊學委地雖日勉加淬厲如頑頓何若新安朱丈張南軒呂博士之賢皆無待而興者某且不敢望其涯涘迺以諸公望之責之共還濂溪西洛之風何可當也左右以聲爲律擬人必于其倫某豈不自知猥欲竄諸爐炭之上荷眷雖厚然非愛人以德之意也尤溪雖遠得賢者父母之致士興賢一方幸甚某將命亡狀曾無毫髮之補叨冒重沓遽有雪川之命力小任重未知攸處湖學國朝人物所起惟故館在未知教養之道殊無術以興之有可警督其愚無惜規誨乃荷方今善類牢落之甚如執事尙淹遠邑某不幸失足知曠敗是虞耳何當承晤寫此願懷別紙之多非我輩往來之禮不敢遵也

荅沈縣尉書

煥

道周之別轉首更年緇染京塵日蔽蓁塞思挹清風一浣濯之而不可得鄉望當如何邪比者于交游閒備聞學力甚進議論日新駸駸焉純亦不已之風覺我形穢甚矣健羨健羨何當覲面以釋羣疑某自去八月在都三月不見當路始者意若相向自是浸覺已疏至日後使淮壖至則冬杪才力短淺不能推廣主恩況已後時流亡漸定過合肥修築三十六圩之舊齊安置官莊二十二區來者哺以路糧至者處以廬舍牛具之給種糧之賜計費緡錢不過

二萬米六千斛二郡仰賑糶者通不滿七百家大姓以傭
客徠招餘三千五百戶前此轉徙襄漢與復其田里者不
知幾萬家也所立祇此言之可笑主上過相期望再被超
躡之寵氣不及定剖竹吳興受之不辭可無慙色茲蒙警
教之辱尤益醜顏願淮甸時有所發擿者所論薦往往任
心而舉惟功罪之所宜不知其與貴要背馳憤悻之甚歸
對之際竊慕詩人詢謀諏度之旨循行所見具以實聞縱
論及于蔽欺爲此大怒適當一番遷改之後獨行覓覓方
擬求補外于二三月之間庶無潔去之迹主上不察遽以
輔郡處之得之如昇仙然其暇他顧諄諄之喻極荷愛予
此事景孟固嘗言之妄意今日朝家不可謂弱正患眾人
蓄縮賢者自處之高以故狂妄之徒得爲欺誕國勢日以
微削須得天下共維持之觀于孔氏不復贖人之譏以爲

不當形迹之累是雖入于自恕猶幸君子識之吳興浩穰
然實空匱其不可問都鄉互有縣薄處此自知手足之露
將重得罪不知何以救之某惟喜讀書深不好米鹽細故
爲郡則當反是不得不勉雖日強加鞭策如不進何湖學
經始于胡翼之先生今惟齋館在爾本朝人物權輿之地
文獻無足考者年來法家之學卻有師傳士大夫之家知
習此爾狂瀾旣倒未知所以回之更須日月圖之不可則
已儻未罪斥尙望爲我籌之不徒惠此一方所關端不細
也

荅定遠于宰書

做

某向者僑遇延陵竄迹農畝士之賢者都不克見比來假
節淮甸環走三千里經城邑以二十數雖識見愚闇不足
以知當世士然求長人之吏有以獲于上下如左右者曾

未之得自至封略得左右之治于民得左右之才于郡意
謂非苟爾也方將退而察之旋返借途伏蒙采聽之過示
以長牋發語驚人術業純正熟復降歎不能已已泊安承
教備盡條理到合肥郡以語方帥幕屬同聲交譽如出一
人乃知天下未嘗無才亦不在遠蝸宿田里失親炙于數
年之前爲可尤者然所獲亦多矣惟是學業蕪短旣不足
以仰當期望怱怱竟決奚寫我心以左右之力之賢見諸
小試已有滔滔不窮之勢加之好學不倦不耻下問某且
將北面乃欲有資于我過矣古人之學固非俄頃而可効
大抵文章之煥事業之偉無非由此出者才者時乎出入
要非根本中來不有見焉非基德之具也心之精微不能
宣之於口纖煤寸楮將何自而陳之某匪曰能賢每思益
友良朋誠不多遇辱許之以交好覲其由斯道爾請違逾
依依

荅陳同父書

亮

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于景望四三哥之舍于四三
哥王樞使聞賓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聆警歎之
音爲歉及趨召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書二其一左右一
君舉也泊訪舊知于學則聞二陳之名籍甚京師旋沐從
者訪臨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下之無虛士諺非虛語私
以得與從游爲喜已辱開懷傾寫臨途要無可道然而別
不及面寧無惘惘被教敬審即日冬序正寒溫侍有相尊
候萬福學官秋試遂遺賢者士夫不能無恨得失有命時

運故應然邪。鄉使舉無留才，則何以爲造化。但在我本無患得之意，未始低頭就之，則吾同父之失較之君舉之得，亦復何愧。冲天驚人，軒奮豈有遲速閒哉。體用之誨，備認高旨，某何足知此。然不敢以不敏而罷，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疑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卽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于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耳，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

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父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隱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上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于事者，無非小知，謏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弟子事物之上，習于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能其正，眞萬病之鍼石，獨無意于斯乎。某非曰：能之，冀共事斯語耳。葬議甚遑，近過伯恭，不遇，尙須續報。誌銘某豈敢，何故舍四三哥，發潛德之幽光，某愧焉多矣。妥齊銘文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奭，君舉以爲君奭，王事表德，朋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換試，更思之。某碌碌素餐，強顏畱處于朝，家亡毫髮，補未能決去，爲愧。同父望以世道，譬如覓金于篋者，何不知我之深邪。輪對當在來春，只等一見，後求外補州縣，差可及物。

尸素欲何爲哉不足爲人言之恐欲知何所向爾

荅石應之書

宗昭

古人以小學訓習童蒙皆大學之具也大學之道但神而明之爾小學之廢久矣爲大學者失其養心之地流于異教不過空寂之歸開物成務之功宜無望于賢者但令良心不泯天理豈外于人邪反而求之莫若存其大者積小以成其大是又不可忽也惟能平其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復六情之未發心不失正良知良能其何遠之有乎用之讀書用之正身用之事物與人皆是物也非能洗濯心源蕩除舊習滌去小智之鑿全吾天之聰明塵垢隨生猶未艾也孝悌忠恕無非發吾誠意之中況小者乎況庶物乎帝典以聰明文思稱堯洪範思睿作聖書不他道曰欽曰敬而已無小無大是爲得之第能用志不分則精義入

沿乃爾忠獻于郎中丈知己其何辭乎某方貽秀州鄭伯英判官書屬以此告徐侍郎尙幾一二老成存神故寔慨然則筆俾後生有述焉其爲訓益來世大矣不識台意以爲如何云

鄭景元書屬以語徐侍郎者略同

但字君舉賓之爾

必有任其

咎者之下云伏思當時人物惟侍郎丈及喻郎中汪尙書胡侍郎四人尙無恙郎中疏矣汪胡在一時爲後進公所尊重無易侍郎丈者昔先大夫與侍郎丈俱爲忠獻公所知遇忠獻鎮東澗侍郎不旋踵又去先大夫爲忠獻稟日字侍郎曰稚山去矣某其可畱因與時宰廷爭得疾還舍遂弃諸孤思之痛心不忍復道竊惟伊尹云倦于簡削知府固大手筆足可口授書之云某于侍郎爲通家子外舅孫帥亦與侍郎父子厚善某皆曾參

拜然不敢率然冒貢函書懼無因而至前重得罪于門
下因見爲以愚意白之所望老成云

人還祇領報章辭情諄復忠厚之意形于外言感服歎歎
書不得宣某晚生不及多識前輩典刑之訓于老成人見
之矣甚甚幸幸稟日見賜非所以蒙簡牘章程抑損皆過
將由事父之執未至謙尊所以督教之也反復榮翰愧汗
亾極卽日首夏云某昨者不自揣度竊不自知其後進大
懼忠獻公風節蟠準天地隱而未見後生何述伏見郎中
丈人與先大夫一時諸公俱爲忠獻知重知公之事爲悉
自先子歿忠獻諸公相次淪謝郎中獨享高壽意天之未
喪斯道欲以載述之事託付于郎中乎以故竊敢薦言所
願及時有所記錄伏蒙賜報忠獻家禍皆得之而未詳者
茲乃備見首末讀之涕下天不相道一何至于此極耶條

神矣某學雖不足以知此嘗聞諸君子矣素絲何告願無
以人廢言也

與喻郎中

標二

去歲抵城闈兩侍座席重蒙旌車臨訪雖得承奉音教寔
獲我心而恩恩拜違益深快罔旋歸村落不敢以無益之
記塵溷主書妄意當然非敢慢也斗山之印三秋何足多
邪某有愚見敢瀆聽聞故丞相安邑先生忠獻趙公前輩
冠冕扶危定傾勳在王室不幸遭罹讒嫉放死海嶠私史
之禁仿佛焚書告訐之風不幾削跡公之功業泯沒殆亾
傳焉近鄉人陳傅良秀才識其孫于新昌訪以遺書得公
自爲墓誌獨書遷官次第問其事則不知劉東嘉夙掌著
作時述名臣傳求公行事一無所得愾憤之極拊几而踞
爲名流嗟惜如此及今聲迹未遠故老仍存篋而錄之尙

可十得四五因循愈久將甚于今後人指擿先賢必有任其咎者伏思當時人物惟郎中丈及徐侍郎胡侍郎汪尙書四人寔爲耆舊汪胡後進無易郎中丈及徐侍郎者自丞相公去國先大夫與時宰廷爭得疾下世士夫爭逐時好挂冠而去惟郎中丈一人忠獻之薨無敢會其葬者郡吏承望風指至用私釀逮捕忠獻家人郎中奮不顧身不遠千里臨哭其墓時宰爲問以寔告之手忠獻公可以爲無愧矣竊惟伊尹之事非臬單莫能訓問禮周室舍伯陽父將安之忠獻出處之詳譏而述焉附見諸公之事繼沃丁之作接柱史之告其惟郎中丈洎徐侍郎乎有如尊年倦于簡削汪尙書老于文學其墳也又嘗爲忠獻公所知足可與其成之唐韓退之柳子厚與張睢陽段太尉初無雅故尙爲傳益其傳上逸事于史官古人之于前賢懼其埋

例盡能如此之詳忠獻諸公爲不泯矣意者郎中有所譏述未欲顯行于時某竊謂不然書之流傳常苦不廣孔氏兼藏屋壁孫盛播之海外然今六經晉史尙多亾佚況密而不出卯要在傳信闕疑使聞見之所及者有所攷問以信君子之道但不至如崔氏國紀之過則儂子何卹哉萬幾以身任之母復多讓勿輕付人之戒蓋謹之也雖台意爲甚遽某小子何足爲輕重乎每思舊事散落天下非得當時故老各記所聞諸公施爲必多遺闕矧惟事有本末難可厚誣司馬謗書何損孝武李衛公操縱中人之術寔自牛李之黨書之某以謂雖非其人未足爲害名志世不多信若晉文靖謝公有碑無文益足以見其賢前事之非何足靳也小人之見不識台意以爲如何何當摳衣几格之前細論此事居貧難動徒罔罔爾友朋見過乃吾人之

常傳言過當至于上達聽聞吁可怪也某茲冒恩寵洵蒙
命召寔資詢飭揄揚之素知愧知感顧惟學術淺陋前既
亾補受爵不讓迄今慊焉人不加賢頭顱可見而復貪榮
舍義所不敢也已告廟堂辭之期于得請乃已未繇云

與喻郎中

閒者遣力入都附拜函牘其歸值都騎方出不復畱俟寂
不聞問又兩月矣念欲扁舟圖侍函几庶款名誼求厭飫
所未聞屬以臥病彌月方且力辭旌命而仙邑當道又里
之重臣方承顧遇嫌涉瓜李未果如願悵快殊劇沈上舍
便伏辱台翰存撫慰懌交至忠獻遺事乃蒙惻然軫念斯
文之不喪繫丈人是賴生能一其朋類歿乃紀其德業雖
忠獻去國不能盡公之用端不負知人之鑒矣承許博謀
詢訪廣記備言真古記之法必使一時遺落乃爲盡善金

陵猜閒似非人力所及其初忠獻不能不疑此老而門下
士多不謂然雖忠獻持之甚堅然不能遂平江過闕之際
先大夫知其必隙嘗諷忠獻不果從也又正人不能得之
秦氏豈非天邪某曩在閩嶠聞忠獻之南以嫌雖不入城
當時黨禁未嚴泉又福之支郡二公交情于此加厚乃今
知丈人之力不勝欽歎嚴州頗聞畱意學問未之識也汪
尙書補外吾道爲有光矣然善人繼去將如蒼生何某本
以興化薦召如聞相期太過有非力所能任者故辭之似
今不當復行幾得請乃已爾埃聞報罷當謀趨侍矣卽日
云

沈應先有開書

君舉相見所談謂何得無多過其實大抵愛之不知其惡
何容盡信諄諄之諭何敢當也某所行天下閱士多矣好

善篤信道深求如吾應先者曾未之見然而以此見望近乎不知而作夫人未能爲己安能爲人某之自爲若何其何以承盛意然聞責善朋友之道于此不當有隱又不知野芹遼豕不見笑于大方之家乎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于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指爲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爲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說誠服得之觀感而化乃可爲耳此事甚大旣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于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于入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于此從事思過半矣顏

氏之子其過與怒盜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于貳本者空無之家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貳者爾未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洒掃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謂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聞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冊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辦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小大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于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燦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事非筆舌可道而言之不無羅縷遐不謂矣政須體悉不足爲它人道也喻丈書承寄示甚感遂能不廢芻蕘之論尤見前輩忠厚之風

前事賴以有傳非小補也鄉聞彼知舊閒有方輿記望爲經營一借如不可則已之君舉見告藏室中有越絕書未之見曩得其一二事未詳始末輒欲求假一尋繹之師友之目鄉來朋友閒嘗有見被者其知非是則亦已矣相知不在相奉寘人于鑪炭上非所以愛之也母以驚世駭俗嗣音尙爾敬當回納勿訝某比以莆陽薦召雖辭不得命今不可復去矣尙遲報罷專圖一見旣所欲言

與趙漕書

某聞口言之道不以人之無言而廢其所當言亦不以身訥于言而默其所難言在人之爲言無所苟而已矧茲民之休戚利病結于下而弗達于上有真儒當道宣王化以風風俗言之者無罪而又能救其災若居令之職以身訥于言而默其所難言廢其所當言而從人之無言使民之

疾苦不得一聞于上而求息肩于下是亦何假于令爲之令者不亦名教之罪人乎斯某所以竊不自量而敢言于執事者湖右瘡痍甚矣武昌又其甚者遺民千戶非流移轉徙則兵荒盜賊之餘偷生一時鮮知本業田萊不闢何財之聚旱乾水溢之患仍歲有之令失職而行者踵相接于途知安集勞來以稱明天子之德意者茲邑所罕見比年戍兵屢勤蹂踐弗堪重以大治戰船作屯營于二千里之外耕男遠役紅女下機二稔于茲不少休息而又鼠偷侵寇生發不時居草莽閒無聊生者民羸若此爲邑奈何禮法政刑所不暇及某嵬瑣之質于民事本非所長方此效官敢不自盡而當凋弊窘急之次束于簡書撫字之心廢爲殘暴禮德之道遷爲苛虐民失依賴夫奚告哉茲幸自天恭遇某官執事以憂民之心副裕民之寄施不忍人

之政充博愛之仁弭節之初究求民瘼歸仁美德諒人皆有之告病以民恐未有陳于執事之前者雖執事之賢下車伊始民之困弊何自得焉可以言而不言某懼不自逃於咎不敢自默廢所當言惟執事推愛物之心爲民深慮藥其彫瘵使之休息固執事愛人之實非有待于猥吏之言至于自快其私取容于上攘人之大利以給公家之小利存人臣之小節而忘其大節是近時淺丈夫之所爲事在某非敢爲亦不敢煩執事者之慮瞽言冒進惟執事幸察其心

與王彥恭經略

耀

某頃者試令武昌伏承持節湖右名位遼絕執相萬也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閒半面之雅庭參一見卽蒙禮異教詔警策凡可以安全之者無所不至趨事之日雖淺

一邑之庇居多旣而台旆行部荆南遂遷淮甸道出境上某適微恙弗克請違乃辱台翰撫存告以方藥未幾淞西旋旆獲于東坡江步一瞻台表怱怱訣去采用耿耿繼于鄂陵知後吏處領所賜教墨道左罕便旣不時報謝于今凡五閱歲而起居之問不一通于記史顏之厚矣負負何言自惟賦性迂疏拙于援上詒怒當路有矣能見亮者夫豈無之其閒亦有同舟遇風權相成濟利涉之後執合相忘獨于門牆初無絲髮之補在官則懈矇厦屋旣去則恩意綢繆非徒此也又以無似之迹爲延譽于士夫閒某非強交之人台座又非有資于某者睠顧如此未之前聞上論于古之人或可以一二數耳愚陋何以得此言之增愧然聞媚賢醜正寔繁有徒自分無以逾人虛名適足爲彙兼恐上負知人之鑒不可不察知我足矣何足爲人道哉

既沐愛憐敢布以請昨承開府番禺倚眷方渥旋抗章高
舉竟獲成命請祠之奏遂能自出機杼無所蹈襲其言直
而不肆婉而成章當有識者知之眾人固不識也東坡侍
見嘗聞君子餘論以爲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君子羸爲君
子小人謬爲小人仰知將以教督其愚然亦有以卜知我
公自處之地獨善可矣如天下何世衰道微士風骯髒藩
垣使節其能不爲身計稱股肱耳目之寄如台座者不知
其誰適用之才濟時之具況不祇此此何時也而猶待祠
于外得非明鏡寃于醜婦抑厲揭淺深之計固當然耶古
下雅多英雋之遊今無改舊俗否衡鏡平皎所得當日富
也某里居待次經涉四年雖家徒四壁日憂糊口之不繼
而單貧無事得以料理書學無當官箠楚患亦足以爲樂
然性質凡下既無簡書之畏而狂躁之態投閑復作尤一
身之累也金華闕期在明夏決曹雖事省于縣而人命所
繫懼非智慮所及矧時有難易制不在己每一念此如負
芒刺益知浮湛州縣今亦良難台座政爲吏師雅辱憐眷
有可見教願與聞之某雖小材不敢不勉自同眾人敬以
幅書通記伏幸台察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四

書

與鄭景望一

自聞拜依著作之命嘗一領教畢并蒙遞示劉復之書似非仲舉家奴台翰恐未之得便還又拜手札尉感良甚啓沃微意略蒙見教多感思之誠切時病十寒一暴何以哉願勿以未聽而情吾告遵之心成所謂遠者大者必不可進乃謀鴻鵠舉耳復之矐矐吾屬此意良厚某何物濫吹竽于其間似未之思近于目聽而耳眎也夢叟方在艱棘不可得而進退忠父已決不為赴調之計然其才力可惜弃之無用有可致力為求試縣亦可若使其人少得自見雖未可以語通方中道以臨民事當有實益剗治繁劇盜能碌碌如我輩邪禍祿彼固不屑取之猶可與計資考別

君舉之徒

難插手則乞自為圖之巖老既熟其人能為之前卻否某告母復寘之牙頰必恐上累知人之明中心豈不自知何當註誤師友胡氏表姪一蒙與進不能嗣造凡格此其好善未篤甚乖乃父所望後復相見可以此意語之彼家甚貧頗勞應接如有可就賓館得為宛轉經營為幸陳頤剛比相會云會屢拜書都不揮荅何故便閒望報以一二字戒以事勿輕舉凡百寬裕沈審必令內外無閒為貴君舉已罷茶院之會見與其徒一二十輩聚課仙巖嘗與之言似乎成己工夫全未著力勉之甚相領略此亦樂事但未知向去如何爾下問淮壩設險之說某知之未詳地網所未之聞張師言瓦梁堰記聞而未見然聞孫氏割据作涂中東興塘以淹北道南朝瓦梁城塞後湖為淵障蔽長江號稱北海大抵淮東之地沮澤多而正陵少淮西山澤相

半無水隔者獨邾城白沙戍入武昌及六安舒城走南碇二路耳古人多于川澤之地立塘隄以遏水溉田在孫氏時盡罷縣邑治以屯田都尉魏自劉馥鄧艾之後大田淮南迨南北朝增飭彌皖今舒州有吳陂堰朱光呂蒙所爭水廬江有七門堰劉馥斷龍舒水作巢縣有東興塘諸葛恪作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滁作塘于其梁郡南唐于滁瓦梁堰有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而治六水五十四流不止魚三州岷海四百里其實天長有石梁堰源出滁州入高郵為高郵有白馬塘破都顏俱難李孝逸破李揚州有召伯埭謝安堰艾陵湖裴塘屯武五年過敬業處揚州有石鼈塘鄧艾作荀射陂漢舊洪澤屯唐大湖立楚州有石鼈塘鄧艾作荀射陂漢舊洪澤屯唐大射陽湖並置官屯淮陰有白水屯盱眙有破釜塘鄧艾立射陽湖即射陂也與破釜相連開入水門大業末安豐有芍陂即孫叔敖所破釜塘壞水入淮白水亦涸

王景魏劉馥鄧艾齊桓崇祖皆脩復之首受淠水西道六安北界騶虞石東自濠州之南橫石水皆入焉灌田萬頃

固始有茹陂劉馥作是皆古人屯田遏水之迹其餘不可詳

記大要六安以東有芍陂之險鍾離以東無非湖濁之地

西自皖東至揚則多斷流為阻故自前世征役舟師皆出

東道如吳邗溝魏廣陵周鶴河等率資隰水之利南北所

通行也惟廬壽一路陸有東關濡須硤石之厄重以陂水

之限東關恃東興塘濡須恃濡須水硤石蔽皖淮南最為

險要然間芍陂可以灌壽淝水可以灌廬南唐何敬洙嘗

復諸塘不克而罷其閒必有利害尙當詳攷前聞面對及

此心知其是竊思如此力量能辦如許事邪如合復之所

上民兵之策專以刺舉兵權還付方鎮使之自治財用多

置水砦以屯田民兵守之有警得以發兵助護如唐故事

民兵蠲復制度略依陝西弓箭手法秋田既穫因就糴以

實邊始雖蹙失少少賦入數稔之後利當百倍于今責任

不專則無可成之理方今經制西蜀以奪帥權為是此等

議論定空言耳因問之及謾詳及之創水虎翼軍國然似

非國力所辦淮南民屯若就又于松江肄習水手為之重

險雖無水軍亦得事不難集在乎斷不斷耳論經總制錢

減額竟是如何舅氏方在版曹可致力否立後事久不報

眾甚苦之近樂清縣括水死家田不以葬送立後皆欲官

收一歲州郡做之而行前日所陳能為營使之必下否官

政略皆如此無廉恥者爭以數斂相尙思昨所以語劉正

夫者言今驗矣無端好與人事亦吾人一病也

與鄭景望二

自令季去由拳附一紙記後無復便聲問殆絕然而依仰
音教未嘗不在几席之下也茲承寵膺綸命綱紀王府佐

宋太伯蓋極一時之選可爲儒者之榮敢以爲賀然聞以國遜易處閒靜難非漸漬以仁義之指歸俾知所自以樂優于天下之樂無以見輔導之德以丈老于聖人之學茲蒙聖天子託子之寄廟堂遴于宮僚之擇誠可謂當人之舉某所見如此不得不告遼豕入冀當不免大方之笑也某亡似之迹窮處異縣遂不得親賢師友之教誨檢束之道不敢不勉小人之質終難淬礪狂奴故態往往廁間勃谿加以貧病交攻婦兒婢僕之間數歲殆無寧日所養不厚又殊無以敵之誠負君子之門媿心極矣命召審察四辭遂不復來今逼瓜期乃妨交政近有丐祠之舉未知廟堂可否如何蒙子詩兄教以不當突然有請于朝顧聞之事矣意者已久不報終任之請只得以祠祿扣之終任之求亦不敢絕瓜戍旣逼未爲無爲窮之爲雖有下釣之嫌

有不暇卹矣又復困窮之極爲之奈何萬一丐祠得之固不辦挈家計且謀單騎歸省正墓亦一幸耳春夏之交景物清暢板輿迎奉在棠棣閒有無涯之樂但切歆羨陳君中補之後牢辭學職不爽山陰書社之約處之極是劉復之大可悲念天不相善如此極邪念欲一書慰問其兄竟不得寄每作交遊之間未嘗不于嗟悲咤痛悼于斯人也丈在閩中門庭之廣得人有幾疏以見教何如

與鄭景望三

伊洛遺訓某舊苦其蕪雜嘗願博求會粹備一家言願非其人所得未廣用是不克茲蒙鑱本印賜知有先著鞭者且喜且媿書雖未暇紬繹如明道語世不多有至于長編累軸足知所得之富鞭後之意不敢不勉頑頓不敏何以副期遇之屋邪某無似之跡憚于復進去歲辭審察之召

匪以爲異。卷卷之意，特欲少關閭閻之內，退可遂吾所欲，進或儻有所濟。諸公不之察也。而督促踵至，淺中陞臨，頗覺厭苦。拒之既峻，久之寢不報矣。比以南沙逼戍，不免爲之官。之請懲創前事，并以祠祿干之。報章之來，不過復仰前命自惟愚鄙，無以取必當塗之聽。閉官泰甚，且駭道口之傳，因謀強顏一行，兼以世母仲姊之喪告矣。趨朝當在夏秋之際，其在我者，敢有不誠。庶幾改之。夫誰不願以術義之淺陋，冀障河之必東。杯水與薪，知其必無事也。但苦家貧久客，未免祿仕反復。忠父行藏之誨，媿赧極矣。踵門求教，深所願欲。兼單淺所未到，亦欲有函聞之。請與其進也。台意誠厚，得蒙于六月半前假以役兵數輩，當卜假途干遼。遂此願懷，而後取道德清，以至都輦。有如行人歸告之晚不及此期，某業已成行，不容遲遲之甚。茲恐不得畱，

荅景元書

竢卽乞已之京尹之拜，振古所無。令弟新除，不相妨否。有不克見，必須薛芹錢水與以爲慰。

下問辭命，所以非有深意。直緣前對亡狀，再進豈能有補。信如昨者，傳聞之過，不過以人言知我。用緜力當重任，芻牧之求不至辭之。近于辭難，黽勉居之。空死何益。生命之累亦云大矣。是雖不當先事而避，然亦不可不豫計于未進之前。舅氏之出未行，右揆益嘗諉以專人。貝問三命不來之意，仍許不循前計。令人滋益難處，遂堅辭之。三旬促召不來，定當如所請矣。量力度德，天下事要非吾人所辦。蚍蜉撼樹，真不自量。某今者之辭，猶欲一感聞聽。諸公苦不持上將如命，何可繼之說。敬當佩臚。夫學固欲行之能，繫而不曾苟免。既非君子之節，不能不止。亦非紕信之誼。未

免祿仕當擇任輕者處南沙非遠祿秩可差解倒垂忍而待之又爲此困遲之不報良以爲撓無資之說此特顧家之計乃可爲知友道安敢告朝右邪今歲延陵水荒加以蝨蟻之患薄田赤地什八餘去斂穫尙賒瓜戍又復年餘僑居未知糊口之計一動不易三已況難必哉不免又圖去就則求我枯魚之肆矣反復計念未知攸處講學不詳之過兄必聞而憐之承詢鄙意之詳故盡底蘊有可鞭督其後願與聞之

荅君舉書一

通鑑禮圖皆二冊納上史書制度自當詳考不宜造次讀過中庸大學繫傳論語卻須反覆成誦勿以心湊泊焉久之或當有見自覺諸書之意不貳于己而非平生窺測所到有孚威如非持敬之謂者是爲得之理義昭然要非學

空無者所能髣髴以此應物則所謂文武之政具在方策威儀三千禮儀三百者待其人然後行耳是非小小知見所及惟體物者自不可遺文中子歎無圓機通方之士與之共敘九疇論九流知非其人願兄勉之而已夫損德之修也凡吾胷中疵吝之積惟加損之爲貴日新之道所謂洗心者不過如斯焉爾古人不可跂及要之記問之學蓋不足道立己與物則失之遠矣故君子敬其獨也雖無文王猶興非君子誰可言者至祝至望師長何謂非所敢當謹用回納一笑

荅君舉書二

頃者遠勤訪喜有漸磨之益事乖人欲輒復睽違臥病分攜寧無怏怏自被無錫由拳教札之後杳不知車旆何之非徒懷無從脩記之恨翹跂可知想也茲承就試行都猥

蒙遣信恍若天降慰憐如何卽日秋暑鄉微伏惟客舍春容尊候動止萬福某自作別之後疾病相仍幼累復然而賤婦所苦特異就鑿役役死生尙未可知延陵歲又水荒重之螟螣馬蹟薄田旣無遺種縣官科率草料倍常賦而加多憔悴煎熬分爲溝中之斷書策相忘固已久矣區區之迹前此所以不欲進者君舉旣知之矣正名之說吾敢乎哉當路前極相知自莆田之行嘗一得書三被催劄而某所求以達聞聽者卻不將上舅氏去國之未行也又嘗諉以專人見問所以不來之意喻以別議所以處我其意誠厚吾人去就當何如邪惜也君舉已行辭命頗傷深切前已失之于左今復不能得之于右亦運而已矣之任請祠足得熟議諄諄之喻中心不忘張呂之賢皆願見而未

能者言稱先師要爲有法理敬之說進學之指南也可與

立者權多不足九流之合須得通方之士議之康節固謂之學未至武侯武侯未可輕議考叔太真而謂之詭正道于何而行乎立論常苦執中有不可不察者氣稟言性自是南方之學近于功利其又何言鄉論賢人之聚猶或可憂真見事之談也文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前人此最吾人大病語人要識深淺亦欲自今勉之四三哥書荷封示閩事旣難踰度不當相訝鄉來去就嘗面論之已詳五三哥之云云將有爲爲之爾劉復之真顯道相繼云亡真大苦事天不相道爲善者何勸邪居厚罹憂可與傷愴其當大事宜必有以處之洪道人學本異端不足深論但未知其死何自尙當察之旁譜春秋地名固宜恨未知見書訓得刊其誤尤所望者國風十二變皆有敘小國不詳其世則附見之邶魏之先衛唐二邦之所兼者二南豳國爲之

先後旨哉反古說曩聞已有傳本後竄改亦不多藁紙不
精脫爛不可將出春秋敬納得與書訓俱付象先語以看
畢蚤尋端便見還母令污敗爲祝頃用禮學相勉可不朝
夕于斯已而思之及觀張文子詔灑掃應對進退之解異
乎所謂法而不說曲禮鄉黨卻不如此儀禮之記殊略先
王自有深意雖復將亡可畏先儒之記要近于鑿此非筆
舌可道幸詳復之可矣經考漫呈一看八州地圖別後都
不暇料理陣圖方居外恩擾不能便爲寫去下問車徒之
陣一車介士三甲一爲前拒左右挾轂矩以車徒赤步方
陣勢瞭然矣新出之圖必有新意後生可畏未可全非而
是古也時事日益紛擾某尙未知存身之地千里相望豈
不動心所謂不敢因循冀吾人共事斯于日用小學純全
大體具焉持頭覓頭佛氏能笑人矣但能去智去故乃可
默而識之無知不多非欺我也窮迫少佳意緒而蒙每事
索報黽勉承命可無涯略所欲言者尙不能宣之于口千
里書札烏能寫方寸哉

荅君舉書三

林伯順過東關屬已還鵲林恨不得見書辭宜荅而未有
端便可寄旋聞上庠中補喜之不寐此于君舉蓋不足道
然而順流揚帆千里起于足下有可爲英材樂者仲可還
里開方襞幅具書忽石應之見訪出前後兩示緘墨慰抃
何已審知諸公固相縻以學職誠典學者善意不知我者
且有積薪之誚受之無益聞牢辭之正合鄙意諸公相知
當不强也示喻語小萬法悉備語大一毫不立兢業之心
平蕩之道蓋非一非二知言知德誠有不可載且破者要
須默而成之始得大小一二涉乎計校之語孔門汾上言

不如是如何一言而盡古人言之久矣王文中論司馬談善論九流知其皆原道德之意而各有所蔽自非明了之見殆未易易王魏一代人傑尙有媿于禮樂之事周官見疑後世何足訝耶復讎法雖不具然今律文猶有輕重相明之法用論討賊當于左宮之時事切挾焚奚暇士師之告書于士者謂應復讎之法耳先王作法凡絕無而僅有者一皆大爲之防士師得人安可預必用刑又須閱實審非推刃之道而後釋之逸賊一端未之盡也學者要在優柔使之自得博約之至欲罷自不能矣此事固有立談而辨者曾非一朝之積言于未及宜不受命切祝自今謹之崇釋次儒自是井中之見其所從遊常訝某于此罕道然卻不敢橫議是非從彼閒來此攻之且不入異時當付此老使自鍼之全真嘗所與遊門牆峻甚每以白眼視天下

士聞于全真特厚或可介而見之如聞意鄉我輩未暇從之宋老志名以全真欲見故錄與之豈無滲漏然所期于若士者本不及此當以度外容之舅氏幸同舍真淳固盡其人就成其材乃所賴于朋友滕推官頗聞其名似已之所任俟到城郭圖一見之張侍講舊爲九重知遇加問學日富自宜有所悟合從此虛納天下大幸然而事久多變又未知鄉去如何某前此辭命蓋妄意當然懼人不謂深婉知復何恨諸公之意甚厚非所望也前旣無効今而輕舉可乎四三哥已因景元寓書五三哥亦已通問但未聞其母赴方因仲可弔之應之趣向已若老成真大可畏能琢磨之甚善兒子固願受教然其母有女子之愛病未全已姑畱後圖下諭諄諄知感知媿軍志名已前見牧之所引不類武侯之言然入陣圖從此推演有如見于武侯之

集前輩何以不能識之自李衛公引志說圖方知八陣所
出反復其語與孫武子所稱軍政殆皆司馬法歟陣法舊
來口授只以軍志握奇經馬隆李靖裴緒之說參伍以變
忽卒未易圖之姑自詳復爲佳不然請竢它日州圖納去
荊州南交二紙抄畢蚤希寄示揚冀草具未補梁州和夷
未曾釋地幽雍都未下手幽經卻備幸而不爲事奪一兩
月閒莫可成矣詩說所以不欲出者乃可爲知者道四三
哥尙不謂是故不欲復示人苦欲得之不敢隱也已自略
去訓故之說須于言外逆之參之楚辭以見其訓伍之樂
府以盡其情訂之左氏以致其思正之禮記以通其說又
斷之以孔氏之學孝經論語之所引證乃知非妄作耳紙
札非佳毋令損敗爲祝得姪子象先問未欲經說之廣切
在加意伯順莫已還里曩蒙諉以其父名志電勉承命不

可用則收之

荅君舉書四

春閒婦弟東泛錢水漫具赤紙記以爲不在庠序達石廣
文必無浮湛之理得報已之會計甚適所懷但未領報章
馳望之切沈應先之僕以所示書至慰懌多矣聞得友如
德脩王丈可謂德不孤也其人雖未克見君舉盍苟合者
麗澤之說當所得日富如某茅塞之甚有不能奮飛者某
以丐祠之舉請益于左右欲處當其宐耳旣久之不聞問
南沙代者諉僚案來約以如期而代思欲白縣言上似太
絕物不免作參宰稟目并以丐祠公狀抵之仍不絕之任
之請旣行之後得子詩外兄書教以不當突然自言于朝
願聞之晚矣然念闕期旣逼不爲之前日交代通書亦嘗
授以公狀仍更屬以申催報命此外自當委之運命如何

刺眼之思非爲我忠謀渠能及此某亦嫌于下釣之說然而進退有義非我輩所得專處有如本懷某適過涉何害不隱我腳旁觀動目何有哉所求尙一得之固我所欲不然堂下有千里之隔雖其敦促百至豈真知我者邪遵養之說樞右之拜元是一意前以鄉去如何奉告蓋千慮之一得此旨雖近于薄亦是理勢當然信之固宜亦近疏矣無律之口不計之戰郢人之懼不爲過也尙幸低棊著數相似信如所聞不謬乃若溫浩兒嬉竊用德力之蓋亦未易剖決此亦一幸第恐拏而不解或生意表之慮耳妄意如此不足以語人蒙教早諭之難未達高意得無有過與不及之慮謂非所以輔口口德人材祗爾極選端不過是然四三哥卻有典午之命似舍驥弗乘矣佐佑藩邸亦何容易某近通四三哥問告以綱紀王府云君舉以爲如何

旌別之疑有自來否近姪子洪罷昭武主簿遠來相省頗能道閩中事按逐一二輩皆合公議所恨稍作風采若失故步許褒守令多不踐言物論似不謂然與彼所聞大異然前得書有姑惟教之之意或幾乎兒輩所云某昨亦警以鷹鷂不如鳳凰之非不知還有益否適者數語非面不易箴之書未易言亦非俄頃可盡恐欲聞之曩蒙賜示一毫萬法之語不解藏人之善喜躍之至以告象先姪子荅書歎異以爲頓異往時之見然非揣摩卜度得之乃善其論大小之分若微有病萬法俱備安可謂小一毫不立大何足言意則甚然至于攻擊小大之語亦未爲至更切思之前索陳圖必欲見之行事區區之見本不欲以書告然念合并難得請舉一端試以范蠡之言握奇八陳之法以考高歡韓陵之捷妙處略可見也芻秣之語甚非言孫之

謂欽領訓誨敢不佩服中庸大學本示五三哥者走筆寫
意夫何足觀反復求之可見好學所以見語真得琢磨之
義甚愜所望然相期亦太過矣疏示之語敬釋于不當仁
不孫又培擊之幸也書此無本性不强記又不知能與前
注無相戾否追思前此之作一語不能妄下所以開喻大
善但其問不無森嚴氣象似非前輩所許大抵立言之體
要當明白簡易聖人大未易到隋之中說洛之經世有可
法者諸公或入于俚或入于深雖皆未害于道非行遠之
法也語立言于君舉可謂小巫大巫之見想得此疏當捧
腹一咲也五三哥曩通書皆不報渠執禮者固當然邪象
先來索書解甚切端便幸卽寄之

與劉復之一

自王習之送吏還祇領荅教于今行復更歲嬾于問便嗣

音闕然企慕德容如飢如渴茲閱報狀伏審歸對合旨榮
增京秩竊爲善類私喜旋聞方縮銅墨置杜南邦如公器
業文章無媿前哲白宐侍中獻納盡忠補過牧民于外甚
非師望所及將無睿眷優渥重于歷試抑由犯顏逆耳不
遇故去邪永昌之民于何其幸時方急治盜緩急後先之
序哉于公因可少見所學賢于泥泥揚波遠矣交舊之情
亦足爲左右賀卽日伏惟鄉邨優游自天之祐台候動止
萬福傳聞貴治縣尹正闕洗刑當在朝暮講學有素迎刃
定無槃錯然而前弊山積財力方匱發令先後計執事已
有定處某託遊從之末願以管窺爲獻爲政之急要在戢
吏仁民卽吾寮案情通吏人隱欺自少士夫日接利病可
以畢聞但當務省文書張設綱紀臨之以無我斷之以嚴
明處人鄉巷骨肉之間察之教化所在率斯道也于從政

何有哉嘗聞撫字催科本無異道近時文俗之吏不知政
有本末動以哀斂爲急及民事則緩之不知威信服人賦
可不勞而集財計陷失不在民而在吏出納之謹動有防
制縱工于竊必不能侵吾歲計矣民事莫難差役于今多
致紛紜第令鄉案以身任之稽其程式欺罔必罰將不敢
欺其次婚田一當堅守成法它訟剖決惟須勤以莅之盜
失不平勿成吏手上官曲直無足多校知所輕重則事濟
矣縣固繁劇能出此數事耶日鄉人宋質夫御史敦林建
縣令旌別之法謂治狀見于實迹者不出數端聽訟詳審
則妄訴自息斷獄平允則冤濫自明催科必信可革追呼
之擾給納必以時可除邀阻之弊此格言也可爲縣宰韋
弦以執事聲望居之爲力已省所望究見所蘊爲世楷模
大學論正己齊家推之可及天下常怪漢世循吏其爲相

則聲減治郡時惟以煩碎苛察失之夫何有于遠者大者
近世賢者之失多或過于中庸書稱干譽從欲同辭曾何
遠于不肖此在左右度內某復敢言之教玉人彫代大匠
斲不自知其不足可笑其不自量誠思何以告之或可以
無愧矣不識采聽遐遠能無弃此一得之慮乎瞽躁而言
不寒而抃某待金華獄掾闕尙年餘去歲風濤之嗇雖幸
以天而免孤單之族絕者五房親戚故人半入鬼錄而又
家乏粒食漂泛無復遺餘妻啼兒號日日相似雖無佳況
然視死者將十萬輩其亦厚矣鄉令灑灑之會執事尙未
美解則其死者有葬生者有養必無僇屍無告之事此在
諸人賦分有數鄉邦所深恨者中腸鬱鬱言之心動想關
聞聽亦須爲惻然也永嘉半夏不雷積雨寒甚六月尙頗
挾纈氣候殊惡不知卒歲可以無它變否公之舊部故爾

及之

與劉復之二

昨葉丞飛卿行拜狀必嘗關徹聽覽比景望遞示武林所賜教畢媿感良至見誚以無一言相慶灑落相視知所以自解矣謂我無求一世似非知我之語人情不大相遠爲不可求又無以求之耳讀書無求於世任大非吾事也道大不容而不以爲病顧以銀章茜綬嘘呵大縣誇眩朋友不求一切人者豈謂是哉景望報兄之來四三鄉人之賢遂不可揜不圖今日而聞正始之音在乎其人可謂好賢之實矣然而上求武士而支離疏者得于其閒攘臂盪不謂責名實者使之一一吹竽邪人情苦不自知愛而欺之又過井口之戲直推墮坑穽中乃已耳雖知相于之厚殊非愛我者也無望之世庶幾戒之忠甫勸兄辭縣不知盛

意如何論苦太高入于輕重亾準彼奉祠而不受祠祿勸陳君舉以不取束脩過于中庸則賢亦各自一見也永昌待次不知尙復年餘諸公相知之深而今弃之于外且使安處鄉閭眞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歟封圻密邇壺山想當熟彼氣脩道之教將俟于入境布政先後暇日究之爲宜常使在我優游則可以語風化矣綱目之治須由賢者興之捨此得民是皆干譽者也何足齒哉何足齒哉第恐人方卽公百里要非大賢所處弓旌之及不俟于下車耳某索居面牆疵吝日積因風鞭督非君子誰適憐之

與劉復之三

某鄉居碌碌固亾可道第緣茅塞方寸大廢洗滌狂奴故態閒復乘之漸逼瓜期憂畏采積決曹雖猥然亦人命所繫折獄之事孔門所難矧復事在上官制不在我自量褊

淺懼將不免其身與世推移又所不忍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飢寒迫人未免祿仕鞭其後者不無望焉福清新除非晚當上嘗與忠父反復前論其言亦未易訾然與世路斬絕頗亦難行昨蒙誨以世之安樂法門縮頭閉息坐壁角裏頭爲我輩恥適與忠父相反請得言之吾曹學固將行道不可枉或出或處當道中庸使兄未上而辭人不以爲不遇故去必謂不能作此等邑有薄淮陽之誚孰若臨治之後惠澤有加于民徐決去畱無駭俗聽進退之際豈不綽綽然哉崖異驚人未若履常而弗畔于道某方以盜名而取疑怒于世故深不欲兄爲揭日月之行也中庸之德無有偏頗必去必爲未能無累兄自有度必從容于是矣言之于此不可不使兄具聞之忠父渠自有書惟所裁擇夢叟取辱起于不量事勢某與忠父先嘗戒以過涉勸勿

輕動老婆心切至于拖泥帶水無嫌于志公伯僚輩何誅耶

與劉復之四

前月間鄉僕行竊聆舊恙告痊旋膺召節以爲天輔仁人于此可見喜極而躍何但不寐而已然猶未知造朝之日意必一言感悟聊試三館漫一幅紙贊慶當不至浮湛也得景元報竊聞進說本末及聖主顧遇之意隆甚不試而登館殿自此當三接矣足爲善士增氣豈直交朋之私喜哉甚善甚善某無似之迹本無意于人閒迫于窮寒爲祿而仕曾無片善可取前蒙于諸公閒譽之過情遂使無能之人疲于趣召手足俱露迄無秋毫之補去國未幾弓招又至雖知期望推挽之意然非愛我者也輒以鄙懷上瀆願賜終始某乖戾之性兄所諳悉前舉無術頭臚旣已可

見受爵不讓迄今歉然人不加賢才不加進又復不知進退冒于寵利所不敢也已述此意懇告廟堂更告善爲辭之期于得請乃已幸毋縷縷懼稽王命將重得罪非所以安全之也自廉恥之道喪時君世主喜以爵祿驕天下士此則士夫輕進之罪果其材自可致君集事固當不校小禮某不肖無益于時亦欲因辭見志求退以事君爾如以一身之退使九重無輕士之心其進多矣由衷之言萬望台察比景元書論王江陰之罷非是某得之田里王治爲淞西最其言民兵之不可教要是書生所見至論其害亦未遽非大抵興作大事非使曉利害者雜陳于前良法蓋未易立矧前歲班行之法大不易行尙當商量何至遽逐良吏況牧民者敢與朝廷抗論是否必非陸陸之士不付此等以事而使媵嬰脂韋之徒未見其可人以爭事罷斥

誰是敢爭事乎因見諸公及之爲望某素來不喜強與人事太原亦不識之知兄可以裨補廟堂故放言耳令兄知府鄉邦必已交政恨不得親被其澤郡得賢將門戶之芘多矣壽堂大令人板輿當適州里前二賢子官守已有及民之惠長復爲之父母尊年之樂無加此者台眷云

答何商霖

溥

書一

某聞君子之風爲日久矣聲迹之相聞又兩年來矣小兒獲摳衣于講席之下于今行復更歲政緣疏怠阻造下風雖未能日接音容得餘論于文字之間開發厚矣比辱臨訪言及忠父鄙鄙之論某忠父友也實相忘于道術之際有所論辯各不敢爲隱遁之說以相罔故雖言有當否然各自其所見竊意要知本末同異有以訂其是非故敢不蔽愚固之蹤用以求教非欲自售于下執事必我察也六

經載道之器遠矣大矣某既妄有論著且以薦于洪儒大學之前明眼難滿多見其不自量也退卽所安知其手足俱露方此內媿以爲將必大得罪于門牆札翰之來則知與其進也甚甚幸示諭六經之說于左右未能無疑讀書欲有所疑此伊洛先生語也吾人于學未能了了于不疑之際夫不疑者蓋無所自見不然則蛙之在井聖言天遠寧俄而可料哉惟善學者未能無疑疑者問辯之所由生也諄諄之云何造道之深也至謂疑理之蠹則某請得一言疑固多端左右之疑固將有所決也理道必疑而決則疑未爲蠹也眾咻誰佐之惑能決焉則定矣某學未足以及此然于眾多之說不敢必以爲是此亦得之先生長者之論餘皆不知而妄作耳謂畢其說非所敢當信能以規之則亦非所隱也清論之及故敢復之見交之文仰

荷垂示非徒屬辭命意無媿前作論交之際益足以知君子之不苟也知感知幸某竊有所見不敢不薦其說此賦之質美矣近世才人寔未之見吾曹蓋相期於古人不到之地夫何今之足云講道之餘加遊息焉于楚騷漢賦之作則筆端之力久之當益有所到此不可以言盡也古人雖曰作文害道然猶未通于一弛一張之說有如盡舍他事而專心文墨則非我所敢知也草草脩報幸恕疏略不宣

荅何商霖書二

前書哉荅方懼不躋游承教畢蒙有以警篤之其意良厚有以知君子成人之際且足以見涵泳于六經之說不以先儒之故而置聖人之學知感且羨書辭宜荅請以所聞于古者復之詩古樂經其文古之樂章也書云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三百五篇非主于聲而已太史以國風繫先王之舊俗二雅識其政事頌播郊廟是皆職在太師蓋道人之官采之天下施之當時之用者先王之盛教化之美頌聲翕繹藹然成章不得于言固有不能宣之于口被之聲律以供燕享有若南陔華黍之詩者雖有其義不强爲之辭儀禮所謂笙詩先儒以爲亡詩者也王者功成之樂庶人無所得議純一之化加乎四海比屋皆有可封之俗四方安有殊風之事召伯韓侯之盛一皆見之周詩甘棠諸篇南雅所存是也四詩之正惡有所謂變哉觀于詩序之文正變爲可言矣詩序于先王之詩皆言朝廷之所施用其所稱敘不過一詩之指幽厲之雅邶鄘之風視前序爲何如正變斷可知矣豳風之作亦以當時之變豳嘗變而終不克變成王周公之美也變風見錄起于政

俗之異國自爲次固其理也邶鄘之不合于衛自其邦人之不予詩章自爲篇褻初非前有其敘聖人刪詩而爲之次第則因變之後先國風起周召邶鄘而迄于豳見治亂有可易之理以爲序有因改斯爲不可厚誣反魯所正之詩止于雅頌而已來教謂詩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据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于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降王而不予衛是非聖人爲之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政不加于天下則王不可謂雅所云繫于所得之國與春秋之王城確實而言惟其理也然諸侯之兼并非獨邶鄘爲然聖人不以滅國繫諸侯之風非爲因地而已夫詩家之音律猶易家之象數聖人于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文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固嘗弦歌合樂而亦不爲無取

于辭角弓唐棣之去留義之可得而通者詩書之序非聖人莫能爲之然其源流豈無所自易繫不皆興于孔氏則詩書可以類知如孔子自己爲之必有不能爲之者矣走于反古詩說雖不主于先儒于其所長不敢廢也古人尙或采之芻蕘之說況聖人之徒歟務相乖違非反古之道矣不能自明六經之學誠世儒之深病鑿空以攻先儒之論不亦後世之罪人哉觀于會通則古道之去人不遠矣某學不足以知古樂求古人之意聊以自誑非緣垂世而立言執事不以其愚賜之提誨此道之不作久矣何意聞此正音臨文者不敢借辭益重不敏幸爲隱惡本不足以示人旣沐誨言不敢不旣其說尙爲時復教告以適翹跂之私

答何商霖書三

披讀枉教申理前說辨而不寘寘古人之事也欽歎三復敢不敬應詩學有二曰聲曰辭聲辭合而成章乃古之道然爾人之情性古猶今也情有哀樂聲文稱焉聽其語可以合其聲聞其音可以知其意二者不可以毫釐判于人有不省乎孔子學于操而得文王識鳴鳴之知道聲辭交見庸有二是故舍樂論文與釋文而言樂皆非詩學之正近世填詞之作始別異于聲文唐固不然況乎三王之代季子論樂夫其殊于聖人其以小正爲周之衰亦漢儒所云譏小己之得失有爲而發其可遂泥其言乎文中子不與季子之知樂近于眉睫之論然其旨各有在不可合也在鄉飲酒燕禮射禮已有二南諸篇雖爲不必盡出文王之時要爲周公制禮作樂所用以爲思先王而歌其事則幽王之詩有之詳而味焉與南正之古詩或居然異矣仲

尼歸正正頌豈徒然哉序之云云不待言也學經而他求
于傳不若專意于經傳皆不同則經學之文不幾于或矣
序据左氏謂棠棣爲召公作毛傳以爲周公二者莫知適
從則序燕兄弟之文非其所論擬也古學在求其正不當
論出之後先如惟前出之從則書之古文不若漢世今文
者矣妄意無子非執事誰爲裁之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四

書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五

荅葉適書

某聞之務博學者必自約樂教人者必自修執事通百氏
諸子之書可以爲博矣爲人師而學不厭又知所謂約矣
聽於塗說不以某之不肖惠然肯顧投以尺書望我以急
難扣我以學問以諸葛武鄉之英特謂我聞風而慕之以
王梅谿鄭著作一鄉之善士許以雁行而肩隨某雖至愚
自知甚悉未能爲己何以爲人未克自明于何明物若武
鄉則吾豈敢王梅谿之方正鄭著作之冲養是皆吾黨之
望願學焉而未能者其又何可擬邪讀誦覲顏不知何自
而得此也范文正公鎮陝右孫泰山張橫渠初以遊客干
之公能資以讀書告之名教之樂二先生賴以有立卒爲

天下大儒。范公得位時任大非吾事也。名教之樂。願與執事同之。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于古。明于文。行不自賢。不恥下問。一日千里。吾知方發軔焉。及于八陳。爲邦將無著鞭之太蚤。而某庸敢當也。約文以禮。顏氏所以立于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從事于此。若夫夏時商輅。周冕韶樂。四代損益。孔子非亞聖弗之告。先王寓兵。正并建之。邦國舞之。行綴教民。後戰不以軍容。入國有本。有末。躡等之學難矣乎。言志而賢。舞雩問陳。而稱俎豆爲學。自有次第。仲尼豈欺我哉。故欲執事先之。軍旅爲邦。願執事之姑舍是也。抑某又嘗聞之。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士患敬恭之不立。夫不容奚病焉。脩道教人執事。其從容于是矣。執事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所望于我者甚厚。且深庶幾能諒之乎。

荅象先姪書

某啓。八五姪上舍。攜別浸久。方切懸思。僕歸收書。審知卽日。首夏鄉炎。啓處佳勝。仍聞肄業湖上。挹山泉之清秀。以資涵養。供筆力之助。甚善。尙須力自勉勵。毋以時學而小之。得失付之于天。務爲深醇盛大。以求經學之正。講明時務。本末利害。必周知之。無爲空言。無戾于行。則前輩之事。何遠之有。學無今古。適時學益人之大耳。位中上下。皆安某以交代。尙欲補填一月。夏中可以卽路。交事不出六月上。中旬閒房。下粗如它。亡足道。王樞書未欲作。方以州縣竊祿。自喜姓名。詎可關諸政路。悠悠之議。自非眾人所

謂人情服習苟且宜吠所怪然道路籍籍頗云有兵意良
工之不示人以樸莫無是否羸病未藥而求孟賁手拚聞
其他日之論當不如是疏也作事若筦夷吾可矣其不切
致主以求欲速之功令人多恨況僥倖成事必無是理論
者謂晉肥水之役以天幸議謝文靖公父子每思軍中欲
害萬石不忍于一處士所以用眾非一日之積矣方其命
將內拔諸不經事少年以韓康伯與玄之疏固已許之擊
賊郤詵怨也知其必辭玄問計而安不應荆援至而安不
取方賭墅于王師之出視捷書如無事有孚盈缶盜徼天
之幸邪身危死外功弃不卒其弊安出亦若夷吾而已張
魏公劉開府望實俱喪龜鑑不遠要此一著不容再錯前
日尚可如今大事去矣詳思朝中人物未見其輩觀某靜
處每高當局未能忘情于物故不能不睠睠于若人因報

及之火之爲望開館相延固善然公府不易作客千萬審
處無勞輕動景望失得有命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歟

荅徐元德書

某不肖之跡見疑于世久矣茲蒙三兄眷顧特達然若有
不相察者敢盡底蘊冀一知之某不天蚤失義方之教仕
緣世蔭以情不爲科舉之習居官無有治蹟可以求知上
官心非不欲爲眾所爲顧不能耳士夫過聽或意其尚古
人之學不知我者遂有眾多之論二者于我雖異其不相
知一也前某伏蒙軒車見過不以愚鄙見絀洵辱名刺則
以學生自居昔者徂徠先生與泰山先生德比名齊舉相
似也徂徠自謂不及拜泰山而師之天下方知有師後世
不以爲過以二先生道諒之重天下信之不疑回旣倒之
狂瀾故不難也執事之舉將無欲效之乎師道不明此風

之不作也久矣某小醜其何德以堪之在執事自處則賢
爲人謀者不幾乎厝諸鑪炭之上矣某雖不學其自知甚
明非其有而取之何遠于盜此所以逸循退辟不敢當大
禮之盛也茲蒙鑄諭諄復敢固以辭且執事之下交夫豈
徒然者也某所期于大君子者端不在是不我瑕弃固所
願也尙幾以道爲度毋以過禮見加姑爲朋友相從亦足
以講道爲學無駭俗目使某不墮于好爲人師之誚愛人
以德之意想執事樂爲之用布腹心切希財量

抵楊敬仲

簡

某景嚮有季矣姪子每自庠序歸省輒能具道問學之妙
行誼之美及所以提誨之甚寵顧以未嘗識面爲恨鄉來
幸會獲合并于武林雖承教恩恩弗及詳款養養之至然
一面而悔吝釋接奉而羣疑亡所得固已多矣幸甚幸甚

分決之後竊審擢榮上第雖爲宏材本分內事然而蘊畜
之富可以次第見諸施爲未能絕意于時尤爲善類喜也
占賀方阻乃蒙尺書下問情親意厚愧荷兼之寵論不可
曉知之言足驗天有顯道義命之重非仁賢惡所望之雨
晦雞鳴乃今見其人矣世道漸迫不尙勉旃某辱譽過情
非所當有不知何以取此令人愧汗因論之及請得一言
滅學以來言行判爲兩途舊矣其矯情之過者語道乃不
及事論以天何言哉之意其爲不知等爾某雖不敏于此
竊有所好而清談脫俗之論誠未能無惡焉前此對人未
嘗言之閒因當路縱談不免加之鍼砭非得已也反求未
爲無累慙顏厚於重甲良工之不示人以樸吾罪大矣察
人倫而明庶物幾吾曹共勉之爾不貳于物非所敢知僑
居荒僻新除尙未知何地何日之官有家姪便可寄聲時

蒙發藥是幸

抵沈叔晦

映

某僑止他州未辨旋返陸陸亡可言者竊知調尉上虞良便仙里成期不大遠否人情咸以久次爲苦而兄承有投閒講學之喜漆雕子若之善而今爲兄有之騁騏驥以御長途知其莫之禦也甚甚善善某學問未之有見仕本爲祿而諸公過相拂拭出應事物之變觸目疏謬咎皆自取士夫望之又過何可當也加意之誨非甚憐愛我者儔肯及此已事不足復爲兄語所爲誠畔中道然而拯溺救焚之計有不暇顧拖泥爛額之患者傷廉一事盜無多餒于中忍而不辭無怪乎人士之紛紛也強顏處此負負何言蒙警策之其敢不勉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非左右焉取哉勿鄙夷之萬萬加賜爲祝承諭學不躐等之說某與家姪

曾何足與知之察兄所安端不愧斯言也旣蒙鑄誨敢索言之以某所聞于不躐等者自明明德以至于知所止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其序端如貫珠不可易也唐氏時邕之化蓋由此作焉古人以爲洒掃應對進退之于聖人道無本末之辨中庸曲能有誠之論豈外是邪學者眩于誠明明誠之文遂有殊途之見且誠之者人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于天之道哉今之異端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昧于一貫不行之歎聖人旣知之矣可與學者未可適道所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信言果行夫子謂之小人之事以爲禮儀威儀待人而行道不虛行存乎德行不知何者爲等又將何者爲躐邪必以小學大學爲之等差則吾屬異于成童而下孟氏之欲自得之也果何物乎某于此不敢自謂知之然願學焉者也所識如此未嘗敢以告

人明難瞞一培擊之幸也輸寫以復來教將無甚類銜鬻之爲乎一眇丙之毋重吾過

與柴察院

瑾

某竊謂天子明聖誠不世出之主然有治道未洽非有他故羣臣鉗默太甚患事不上聞耳比某與趙俊臣來言邊鄙數事二人相爲先後其閒雖有甚難合者數日之後靡不聽從由是言之臣下負焉多矣昨者濡須相語台座不過請郡某未知所處今某補郡矣察院乃居言責之地回瀾浴日其復何辭惟今天下疵瘕未易毛舉要先正本然寔良難察院謹重沈潛不勞多祝尙口乃窮之戒某嘗與聞之雖然苦無功每緣不密人之不密凡以徇名苟以天下爲心行無迹出口入耳感合以誠金石可穿況茲血氣之類事有成效何患世不我知惟無要譽之嫌乃可入也

仲尼相魯未嘗以樸示人雖僭禮如大雩當時猶不暇去旨意可見謂當師之察院方爲士類根柢萬幸關念某陸陸比郡曾無尺寸之補雖戴星出入日來漸覺省事然苦府廩空匱未知所以處之非惟望督其愚亦有幸雲天之庇矣郡學胡安定經始國家人物權輿之地于今只齋館在風化之隕甚矣念之如負芒棘更祈有以誨之

與潘文叔

友文

某獲從端叔昆季游願見之日甚久驅馳擾擾恨未承望茲蒙華翰之貺辱臨之以師弟子禮倥侗自視何敢當盛意邪繼今如不鄙夷略之是望示諭爲學之道某何足以知之過聽之求仰見好問不恥然而索金貧子終何以副所欲乎抑某聞之君子雖極高明道實中庸虛受謙持無有偏頗好惡自無不得其正之患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天

理昭昭不容與易惟居之以平蕩持之以兢業終身可以無畔其至要當有見必自得而後能安之也若以恬漠爲進某恐難乎應事于紛紜耳所惡于知正謂其鑿空無之說于此不與存焉承問之塵聊及爾耳斯道要非語言所及纖寸筆舌詎能寫方寸哉又蒙于某求師某學焉不足顧將何以爲獻懼塗公之耳目無以祇復將命切幾照亮

荅少卿舅氏書

某伏蒙嚴諭廟堂遲待之意下情感激何已某前在湖外辱丞相公見知于眉睫間非有先容之助一日之雅也此來旣蒙拂拭收召已復三被催剗下材賤吏朝廷見待如此固知近時所無不埃舅教詔之然后識知恩睭之厚某之所以牢辭固遜不辟四三者豈以丞相爲不相知故不欲就亦非輕信昨者傳聞之過有辭難之心誠思前日亡

補秋毫已冒京秩之寵設復容容冒進豈能有所裨益榮利之地非心所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區區所以干廟堂者良欲借重九鼎上關聞聽庶幾闔闔之內少知某非陸陸無恥貪昧苟得之人萬一他時事君黨或有所濟耳已再申省計在丞相度內必能諒察而俯從之信如朝廷顧遇亡已亦何惜曲成鄙志仕固求用某非甘匏繫者也蒙問敢及不足爲他人道以某爲行詐者至祝至懇

復潘秀才必勝書

某聞士俯仰以求人不若修身而約處僥求而得位不若守道而安貧是故甕牖蓬樞原思弦誦而不輟豆羹單食顏子獨樂而有餘夫二子之賢學仲尼之道是非無意于世志抗浮雲而厲世矯俗者惟所存者大固將以有爲耳執事鄉兄奮布衣之下懷濟時之策憤匈奴之未滅將折

箠而鞭之歷聘王公以求得意其志略亦大矣抑某嘗聞
之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居斯時履斯位任斯責者
固當開幕府以下士闢東閣以禮賢汲汲營營惟恐失天
下之士而無與成慮定功亦何敢傲當世之賢者士無官
守無言責政當以道自處待時而動必在上者不若魏侯
之于干木昭烈之于孔明降其禮聽其言亦不屑就之矣
我國家取士之法不許以它求致國有庠鄉有貢苟以敘
進青紫可如芥而拾是雖未足以擬原思顏子之事然比
之僥求而俯仰者爲有閒矣執事鄉兄夫豈無意于此四
年僕僕夫何爲哉願一思鄉巷之言自反之也國之鴻儒
有若泰山先生橫渠先生者弱冠蓋嘗俱以策略歷干邊
帥爲執事之事矣得范文正韓魏王一語退而學道遂爲
當世宗師在聖人之門將不愧于二子鄉使往而不反果
得一官齒于轅門廁于赤籍二人埋沒久矣將何以名于
世而況未可必卯某雖託在里閭方遠官以糊口瓜期云
及歸計茫如顧且自悔自憐懼無以當盛意雖不敢自同
先正猶思所以仰報鏗金之語大言無當執事鄉兄其諒
之乎

復程秀才書

時行

某聞之君子以道義爲重爵祿爲輕王公大人立乎人之
本朝一嘖呻一呼吸足爲天下利病繫生民之休戚而韋
布之士窮居約處樂先王之道不求聞達于諸侯其相望
爲甚殊而其寔無異道苟在位者不能以身任道則爲士
者諠亦不屑求知于人何哉道義之在亡而已窮達何有
于我果能此道也則簞瓢陋巷青瑣玉堂易地皆然夫何
貴賤之有是則舜之飯糗茹草與夫居堯之位又何加焉

某不才爲貧而仕每以治無善狀不敢妄求知已聞者當
路有過聽者與某音容之不接聲聞之不通不以某之不
肖而爲之剡章且附置以達時俗之禮通爲啓謝某不工
偶儷強爲數語而致其意焉語前所謂道義之交修者以
周公之賢惟恐失天下之士而伊尹之任何以爲王者之
師妄意士之所以自任者當然不然亦不足以爲士矣執
事之于某初非瀰閒半面之舊又無研席論交之雅邂逅
一遇貽我以書某讀其文望其容竊自知其幸也盛意于
我良厚故敢因前書之語而請復之執事謂位卑則道不
存焉又謂貴賤分殊而尊卑勢異此言之發似未之盡雖
然亦前相望甚殊之意特未言道義之在亡而已在詩有
必酬之誼故某卽之以相規橫渠之詩不云乎出異國同
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明道亦云統軍百萬曲肱飲水

在其中矣此古人道義所在之驗願執事持之以自廣施
之他日無負于今若夫某之作斐然之文胥失道真何足
爲執事道若仁與賢則某豈敢惟執事財察是幸

復張人傑學諭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
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
夫聖人之道先生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
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
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于
易備焉以通爲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以爲定足
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
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
民猶宵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

不以某爲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于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捨是則爲姑息而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竊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變通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方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爲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某區東狂妄人耳焉知易道因執事之有是言也故敢及之至于易之爲書聖人晚學以無過以爲仁明而通于易也寔非下走之所敢當書不盡言財察是幸

復龔秀才書

子路有言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其義則不俟乎其外者矣仕而道不行者近世以爲深患非有他也不能盡己之道固無以盡物也苟盡己以行道則凡自外至者有常態而吾所以應之者有常法無俟乎其外而天下之理無不得矣盡己之道夫豈它術哉亦在乎熟之而不學牆面蓋未之習也時習焉則吾固有之者卓焉而立乎內煥焉而章乎外紛紜萬變觸睫過耳而吾不爲亂則其于從政也何有此某朝夕之所願學而未能得者昏昏焉而以施諸事顧不悖哉伏惟祕省執事好學而知其要將士而通其理惠然我顧而無私曲之問投以長牋而爲治民之說凡某素所願聞而不可得者稔聞而熟見之如擊蒙昧如發豐蔀其爲賜也豈兼金之況哉以觀其學之所到知不

如斯而已信能進乎此道則于異時之政將見其有及物之惠矣雖然仕而學者恆有單聞之患學而仕者其于人情必得勢使然也某不幸而窶仕而未能有學視執事者學而未仕其于盡己之道猶霄壤之爲閒也尙惟不已斯道充其所學日新達德而知我之爲戒待時而動不亦偉乎某不敏竊慕古人相成之誼惟執事財察而加勵焉幸甚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五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六

劄狀

上諸司論金牛置尉劄子

契勘本縣金牛馬跡靈溪賢庾符石五鄉在本縣南隔絕大冶縣界一百三十餘里阻水帶湖東北抵永興大冶縣界西南江夏咸寧縣界直南接連洪州分寧等縣幅員凡數百里居數路之衝商旅往來最爲徑便近歲以人煙稍盛而無官府遂至盜賊充斥不住作過巡尉聲迹相遠無緣敗獲數邑界內民不安處某伏見金牛鎮舊有監官一員紹興初以荒涼減罷今來本鎮人煙近四百戶市井比之本縣大段翕集而酒務買撲一歲止一千貫若分本縣弓手之額招三十名創置南尉一員兼監本鎮酒務盜賊煙火公事非惟可以整葺鎮市遂可彈壓南鄉盜賊利害

甚明欲乞鈞慈詳酌建置使千里之民自此得以安迹如
蒙施行卽乞就撥都統司廢罷酒務以爲解字本州本縣
各爲量借酒本俾隨息錢解納鎮尉請給令本務管認舊
來所收土稅卻行住罷酒息之數止以買撲爲額除少少
寨屋須當以漸經理既無分毫搔擾而數州界內盜賊自
此遂當衰息委是公私兩便乞賜施行

上僊皇后奄棄六宮在率土之情其難堪處某輒有管見
上論節文之末不敢露言賓次惟所財擇某竊覩剋擇官
狀選定初十日申時發哀不知本州舊事如何然陰陽家
者流使人拘而多泥禮聞朝晡入臨晡而不朝不可也如
以十二日晡釋服則是闕一朝臨今于漢氏權制不應重
有加損禮失之薄寧過于厚若延至十三日復有四日之

嫌昔明道先生嘗遇國喪江寧官吏欲以三日之朝免服
明道曰服當三日也茲事體大前輩謹之如此在郡府不
可不察有如製服未具則雖移日可矣某舊蒙恩庇之厚
于今不敢忘于大君子之門敢以姑息爲愛知公禮重故
敢言之伏幾審處而行如鄙言有可采納則乞直以台意
處分甚甚幸幸

上王守論絕戶田租劄子

某竊見四邑各將去歲水死之家田畝所收穀子不以立
後葬送除官收三分之一外又拘逐人合得分數穀子官
收一年旣從官收自合除放苗稅目今夏料不住催理兩
無所出符帖紛然計會枝掌貧者先受其弊竊緣風水之
後立後之家初無留財爲之數并收葬者不過惇子孫宗
族之誼先以已物爲之殮葬失其屍者亦爲祭享薦拔而

官司除附檢括費用百端莫不指准今歲田租以償其費去歲唐郎中奏請皆給全產是固聖朝美政而監司之不知體者橫議沮格至今爲梗官司又爲此舉其何以堪立後之家目今爲之俱困咸謂樂清顏宰實爲倡始怨謗囂然訴之職司未必不由于此卽使去歲災變不作言賦者亦欲取此物邪爲政患無恩惠及民其可幸其災禍求倉廩之富虐遺孤以爲利哉意者利未入于公家必且聞于朝路是在仁政不能無累竊恐寄居見任未有爲台座言者伏惟勇義安仁聞之必不能已也伏乞台慈特賜愍念卽作訪聞行下止從分數官收仍命官收之田不復催其常賦無人耕種之地官租常賦並從蠲免爲惠甚大如能更賜存卹申明唐使之請庶使爲人後者不失先人之業是在主上必樂聞之此議發于守臣聽許必速陰德尤大

惟台座更審圖之趣詔有期伏願當仁勿遜捐小利以成國家美事此百世利也伏惟軫思幸察

臺諫劄子

某聞鼠憑社木莫可灌熏蔓草難圖當鋤芽蘖恭以主上英明神武抗志有爲漢祖唐宗未足爲輩治效久而不著天下莫知謂何靜思其所由然微傷小人之蔽然上明並日月去邪不疑察梁珂之姦而逐梁珂察龍大淵曾覲之姦而逐龍大淵曾覲睿斷英發仰比天之聰明然而小人實繁難退易進驅之或去旋復踵來其始甚微辨之常晚近來道聽塗說有武臣王抃者象胥輩耳以邊事進其心未易測量比嘗屢使軍前或不出于朝命自謂天子訪以人物無識知者往往趨之間見廟堂公行窺伺持反覆兩端之說干君相謀猶之地熒惑主聽居之不疑雖未必盡

如所傳不可遂謂言之者妄此聲之出不爲無累于聖德萌芽不翦將恐或害于斧柯在崇寧中初遣童貫使邊不由宣敕處分青唐既啓惟亂之階視往者之所爲來事當益省矣某嘗學易觀乾坤復剝否泰之象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其實相爲盛衰消一陰爻必一陽來于內惟今患之大者莫如左右小人一去一生何損于數消復之道惟須君子國家以心腹寄之二府二府未有見幾之人就能知其爲姦不過氣沮而止臺諫上爲天子耳目其可寘不言乎及今攻之尙可爲也它時聲焰赫烜怪以自神黨附成羣交亂四國雖有拔山之力若五丁如彼何哉天下推本其所從來必將追過當言責者觸邪指佞不可以後于他人某官以道事君願賜省納圖難于易以幸社稷蒼生尸祝代庖某不敢逃踰分之責死死罪罪惟幸啓之

王正言劄子

某永嘉鄙人也生于海陬斥鹵之地素乏朋友磨礪之益直緣糊口不給藉蔭而仕不敢齒于士夫之列然于天下賢人君子未能無慕苟有幸會未嘗不請見焉茲蒙朝廷過聽荐被旌拔閱歲有半七辭不獲懼涉詭異之蹟強顏此來濫叨京職之除媿極而畏自抵都下卽聞正言重望賢德且恬進取要官罕識其面每以得侍同朝私喜趨造往復竟未及見方謀親請教誨伏承天子旌識英俊不次超擢榮登諫職善人之慶啓沃之際人士悚服未見施設旣已風動四方宗社寔幸蒼生寔幸某閒者雖嘗修敬門下伏蒙顧遇甚寵自事庸遠雖懷請益之願竊有援上之懼不敢數詣賓館頗聞台慈遠鑒亦垂與進之意內顧無以取此未敢冥行自獻竊不勝感激私情不避僭越輒効

一得之見未見顏色幾度外期之求進門牆願自茲始某
伏聞無爲軍教授沈清臣者比緣正言進用敢以曲士之
見狂妄有言古激云云無所不至等之蠅蚋在寬洪當不
之責爲祠祿禮則宜之九重重道尊賢于清臣不可無罰
下之天獄所以風示天下是則君臣千載一會顧知之者
少耳以某愚見在主上待正言者固已曲盡清臣言雖無
狀要爲獻納于時斥之遠方體自應耳付之刻木聞者不
能無疑建請寬之惟正言爲當然耳清臣于某初不相識
聲聞略不相聞其人賢愚某亦未知端的非爲清臣者意
正言遇合方始不當緣已罪人將使後人之言謂士不傳
言始于今日其于門下國體所關不細况復放言橫議士
俗之常寬之益足以見君子之兼容罪之亦殆無足快不
識仁者之見或有取于斯乎且犯不校者顏淵之事王猛

殺樊世興之譖己也何足爲盛世道哉被吾詈而吾寬其
罪此裕德之盛以直報怨之翹翹者惟正言念之某狂瞽
冒聞死罪死罪密書字不謹正惟大度容之得作台意施
行毋以告人大幸

武昌休官白郡劄子

某契勘本縣當天下孔道靖康之際實爲兵衝鐵官鼓鑄
之徒無非天下亡命故罹兵禍眎諸縣爲最酷今主戶雖
數百皆東西南北之人累政失于拊循將不堪命加之比
歲力役不能自存縣賦至微不給上供之半吏官給俸賓
旅傳食至亡一錢粒粟可以枝梧自某到任以來朝夕疲
瘁雖心勞撫字亡補秋毫而鞭箠盈庭虐害滋甚仰愧俯
作無以自容伏蒙某官推仁卹之心曲加庇覆殆將一稔
未嘗馳一介下縣追須區區之心謂可受恩終任不圖事

與心戾橫賦踵來車船畢工遠作營舍木植離岸卽科經
總制錢補解未終又爲和糴民羸如許其何以堪固知作
事有端非郡府之意也然才單力弱粗嘗學問政口知慮
不周顧此一方山澤竭矣又爲此舉民必流亡杞國之憂
或大于此乃心憤亂恍如病狂已具狀乞備申請賜骸骨
如蒙終始之惠聽以周旋誓畢此生不敢忘德重念某宦
情素薄自分甚明初蔑寸長可以從政力云不足非敢憚
煩敢控哀誠尙幾痛察

再白郡劄子

某十五日以心氣恟恍不計僭差狂率有請日虞何譴之
至俯伏以俟今數日矣迄未蒙府之報命豈眷憐素厚而
難其請邪將以爲詐而不足聽邪某之所以朝夕狂悖而
不避再三之瀆也伏念某賦才譾薄仕宦固非本心始欲

一試所聞庶幾少有所濟力微而廢謂之何哉誠非敢犯
台嚴亦非干百姓之譽一身之計端有在焉蓋某爰白之
官非惟身自廢學一兒一姪皆失從師眷先人之遺書久
貯箱口鬱蒸蟬鼠之患惟日憂之矧樗散之姿雅多閑放
讀書之外問不及家託庇于茲遂有官守之責事亡巨細
不敢不盡其誠以此勞心殆成糜潰屯營之役一起歸思
乳柑政黃不能自已以周易筮遇遯之旅以爲此意可以
質諸天地神明故斷之不疑請辭而去亦嘗妄有所作不
敢冒昧投陳而此及之丐察其非詐耳竊念某故鄉尙遠
貧乏爲甚坐食于外飢寒且將及之如蒙蚤賜備申得遂
其志啜菽飲水皆執事之賜也云云

被召辭免劄子

某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竊以命召小臣

禮無俟駕進退之際關乎立身與其貪冒以事君寧若省躬而辭命伏念某不學牆面才乏寸長憑藉賞延爲貧而仕再辟藩府亡補秋毫調令武昌亦欲少效萬一交政無幾卽際邊興外則荊州起營信陽陸運內則供贍征戍惟日相仍百役並興無須臾暇加以盜賊多有風塵數驚以千戶之羸氓應無涯之師役雖心存撫字實惠何施而政急催科滿目瘡痍學不素講臨事乃知其累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閒者調補掾曹雖爲合入差遣良以治獄事省可以專志一官撥置之餘乘暇得以爲學庶幾它日尙可有成朝端過聽而舉之甚非愚分之所當得竊惟主上天資英銳方大有爲朝廷之上英雋如林如某駑鈍之資徒知樸拙自守學不足以成已故于應對進退皆非所能必恐進見之間儀矩口野無以仰承清問上當君相之知伏望

鈞慈特賜矜憫許終今任就其卒業之志他時有以見君某不任卷卷之誠俯伏候命之至欲乞敷奏施行

再召辭免劄子

某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竊以閒季再召殊異乎常倫顧影多慙豈加于曩日祇可循牆以走難從不駕之行伏念某才不踰人學非適用仕之藉蔭祿以代耕曾微一善之可稱已得九重之過聽弓招下逮取諸選調之中辰座爲前擢眎王官之列顧雨露草木之恩甚溥如海岳涓塵之補則亡下拜覲顏迄今汗背敢謂下才之樗散旋蒙命召之鼎來得之若驚瞻前增媿在進退而惟谷誠若古人之言不往來之憚煩竊懷友朋之畏所願廟堂之俯察許遲縣邑之終更尙冀脩爲以圖報稱某下情無任皇懼戰栗俯伏俟命之至伏乞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某茲者叨冒誤恩備數簿領自十一日起寺供職本廳卽無人吏雖供職文狀亦是自行修寫當時惟有胥長二三輩至直舍參謁並不睹羣吏之面本寺之籍深所未曉遂求教于判寺莫少卿伏蒙諭以本寺之制左斷刑右治獄自少卿丞正評事而下皆有分職獨主簿不然凡文書之期會簿籍之句攷在兩司者悉當兼掌此職不修久矣可呼問知雜吏某亦詢知本廳舊例差破人吏一名意者知雜一司職當關領尋呼知雜司者問以職則曰無事問以吏則曰闕人且言寺簿不治文書但請十日一至直舍簽押簿麻某欲一見簿麻則又泛然不應竟無一事不免遂循出局某來自遠外誠不識朝廷事體竊詳國朝官制以長貳綜領大綱不可自治凡目故設主簿專職句校

寺監外之縣邑小大雖異所掌宜同則凡應干行遣期程及簿書銷注之屬其事無不當預稽違漏落責有所歸簿麻有當十日一簽亦有日當攷視者主簿之職況不祇此今也不得知其條目雖廢簽書可也張官置吏恐不爲是虛設胥輩惟恐主簿之得舉其職也故多方壅蔽不示之籍將使不得輒有所問不與之吏將使不得輒有所爲旨意甚深察此可見某無狀仕寔爲貧廟堂過聽處以在京職事期待之意蓋古乘田委吏之比有如本職不得效其區區媿于前人多矣仰惟主上勵精爲治盡心庶獄刑寺之職所繫至重他官祿仕可也此豈苟祿地邪綜覈之朝責以名實之效失職至是將何辭以對乎長貳勉以職事之修交遊望以職分之內某所爲不能稱事有奉身而退耳伏惟台慈鑒念詳思所以處當其宜某責重位卑不敢

不告伏乞台察

請祠申省狀

准敕授前件差遣續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竊伏自念嵬瑣之質術業淺陋已嘗賜對亡補徒冒寵榮材能不異于前人問學無加于往日而復容容昧進非心所安輒敢上干堂陛之嚴婁仲終任之請仰蒙廟堂眷私敦促至于數四恐孤所以期遇每欲進而趨起雖卷卷之誠久之頗見幸察而由衷之懇彌年尙未聽從今常熟縣見任人趙善括去替在一兩月閒某以有上項恩旨未敢專輒前去之任更合申取朝廷指揮竊緣某比歲以來得疾異甚精華日耗大懼損生所授號劇繁難必不勝任況又家貧累重待闕十年久客他州非祿無以糊口伏望僕射相公參政鈞慈矜憫特賜陶鑄祠廟差遣

一次庶幾少安微分養痾之外得以盡意學業或備異時器使之列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檢會累申劄狀特賜敷奏所有作降審察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謹狀

再辭召命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尋具劄子申僕射相公參政府乞終常熟新任未蒙施行再准尚書省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稟者

右某伏聞人有常言小官不當辭命竊謂心之辭遜不在官之崇庠當辭而不辭者貪也可進而不進者僞也惟貪與僞何以事君其有誼或可辭禮未容進均之失也竊僞無貪伏念某素乏技能蚤蒙薦對備嘗罄竭無益聰明沓冒寵榮祗深媿覲方期下邑少效秋毫何賢于人弓招游

及庸敢爲僞請固以辭且某才不加長學非至到強擥其
智則固何堪遷就其言又所不敢縱蒙審察豈過前時如
某之流世固不乏進爲貪也孰與雖賢使某得爲天下知
退之人寔可仰副朝廷勵俗之意此某所以不避小官之
嫌輒冒尊嚴而進再三之瀆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
會某前此呈劄特賜敷奏俯從所請施行

劄劄子

某才非適用伏蒙廟堂矜然無已再賜促召有此遭遇豈
敢自愛然某牢辭再三非狂則詐雖愚不肖何忍自弃如
此蓋聞大臣致君進人爲重士之取信繫乎廉恥周公寧
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鄩侯不難身追亡將
移高祖慢士之習竊原二公之意不在一時之得失其所
以感動主聽敦獎士流周漢之隆寔基于此故某以爲上

方登用賢宰不遺纖芥之善凡百臣下焉可妄自菲薄奔
競速售以累至公之舉某敢爾辭遜亦欲有以仰報期待
之隆已具狀申朝廷伏乞鈞慈鑒察併賜檢會某前此呈
劄特敷奏之蚤賜聽許庶幾小人得以安分于下異時圖
報誓不後于他人某不任區區之誠俯伏俟命之至

又狀

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嘗再具劄
子并狀申乞敷奏請終縣任未蒙俯賜聽從節次三准
都省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聞者

右某伏自念無一毫長誤蒙君相過聽聞年再召某豈不
欲進而復逡循退避近于不情某非敢自賢固非憚事亦
非敢有欺世盜名之意內省不稱故赳赳而止爾卽某無
嫌于志其何敢久違朝命寧欲以棲遲偃仰自爲高耶伏

蒙廟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每一辭遜促召已班虬
螳微誠屏不上達陶鎔橐籥之意于某則厚矣非愚不肖
拳拳懇懇所欲以事君上者也曲成其志非明朝廷惡所
望之故某不避再三上干堂陛之嚴期于得請而後已也
謹具狀申云

云 湖州請祠劄子一

某輒瀝誠懇仰扣鈞嚴某蒙恩授前件差遣自八月初四
日到州交割職事訖經今四月竊緣本州係是近輔大藩
前此無非重臣名德臨鎮某資歷素淺加以綿薄之才誤
蒙超擢使令甚願勉策駑鈍其如力小任重鞭督不前無
以填服同僚不能芘覆民吏帑廩空竭曾無術以捄之設
若尸祿強顏積久必致曠敗上負主上臨遣訓飭下貽郡
人之患捫心知媿夙夜靡皇不免控告廟堂乞賜陶鑄宮

觀若遠小州軍差遣一次庶安愚分免致坐占窠闕有妨
郡政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二

伏念某自去歲十一月閒以本州畿甸名郡非某愚賤所
以安處加之財賦窘乏曾無術以捄之累嘗具申丐陶鑄
一祠祿庶安愚分免致久占窠闕迨今數月不蒙卑聽已
窮五技汔無寸補錢粟益以窮匱百爲彌更費力日雖痛
自鞭策會息弗暇心力單耗宿疾又作升斗失血略無痊
瘥若不瀝誠申訴大則一郡不理在己亦須委頓公私兩
有未便厲加熏心欲乞鈞慈俯鑒其衷檢會前狀卽賜化
筆差注祠廟差遣一次得以就閑養治勉強進學報在他
日無有面牆之累凌犯崇威某無任



日無所事事之果多出於無幾其幾非人
 筆主於國亂者固一火也則其困者益甚
 亦未可知也嗚呼少者之益於世豈其微
 哉若不然則甲寅大限一歲不駐吾子亦
 自憐彼會恩教則亦以單井而救又非代
 亦正其其德也誠哉聖以願其百益而更
 一而新其安愚也况煙入古泉關與今幾
 以安靈味之根知壽之曾無而以其之眾
 為余其自去歲十一月間以本限為固各
 得非其想親也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六
 燈坐古泉關百



WENZHOU LIBRARY